折疑論中所引三教經書諸子史傳目錄　茲六

儒教
易　詩　書　春秋
禮記　周禮　論語　中庸
孟子　大學　孔子年譜　孔子家語
周易繫辭　孝經　太極圖　史記
資治鑑　謚法　湯書　周書
伏羲外傳　神農外傳　黃帝外傳　帝堯外傳
帝舜外傳　瞽叟外傳　皐陶外傳　夏禹外傳
文王外傳　周公外傳　孔子外傳　伊尹外傳
姜太公外傳　漢文帝外傳　傅說傳　介子推傳
漢疏廣傳　伯夷叔齊傳　豫讓傳　刺客傳
後漢東夷傳　顏生傳　名醫傳　秦紀
莊子書　荀子書　年子書　列子書
淮南子書　顏師古書　文選　爾雅
楊子自念篇　考工記　韻義　說文
曲禮　算數　異物誌　樂音誌
陰陽誌　格物誌　天文步天歌　樂星譜
周書異記　秦史　漢史　三國誌
晉史　齊史　梁史　隋史
唐史　後秦史　聞見錄　已上儒經書目七十五

道教
老子列傳　道德經
古道元皇歷　靈寶消魔經　金關朝元經
開元古道經　化規實跡
法輪經　西昇經　列仙傳
道教洪續　已上道教經傳小目二十四

釋教
釋氏源流　釋迦經
本行經　因果經　般若經　法華經
華嚴經　金剛經　須那經　釋氏通鑑　釋氏要覽
梵網經　天地經　阿閦空寂經　大權菩薩經
清淨行法經　沙彌十戒經　三轉四諦法輪
阿毘曇論　破邪論　三寶錄　傳燈錄
興正錄　尊釋篇　正宗記　緝事記
摩騰法蘭傳　達摩傳　慈恩傳
高僧傳　寶誌傳　康僧會傳　曇延國師傳
羅什傳　道安傳　上統律師傳
黃蘗禪師傳　大顛禪師傳　藥山禪師傳
佛印禪師傳　慧遠法師傳　丹霞禪師傳
求那三藏法師傳　賢首諸乘法數
律藏
唐肅宗皇帝御製三教讚　已上釋教經傳小目四十五

論中一部計二十篇
叙問第一　聖生第二　問佛第三　喻舉第四
宗師第五　通相第六　論孝第七　拒毀第八
評議第九　舉問第十　解域第十一　釋誇第十二
辨施第十三　殊見第十四　隨宜第十五　優劣第十六
先知第十七　尊釋第十八　言符第十九　會名第二十
折疑論叙

鄉貢進士白水屈皓　撰

能洞明本宗佛法予昔嘗與縣大夫張昺請註心經五日而成萬二千言辭理精當不烏不多得又嘗綴述本色法事文集僅二百首語句雄贍旨意渾成同袍得之囊蓄不出抑爲艱得無意多傳頃以兵火之亂匿跡山林

嘗與来客問難詰折事盡終始遂録成軸名曰折疑論首之以序問終之以會名凡二十篇言簡而理當文約而義豐涵詠六經畧備諸子每一篇之中其引類證斷決折疑理甚明白若非具三昧辯才其孰能致於此乎予與妙明爲不請友其有年矣大凡著作不我之慳故於叙引毋俟召而云時辛卯中秋八日書

折疑論叙　終

折疑論卷第一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叙六

曲而斷之謂折猶琢不夷之謂疑評議難辨之謂論此論因妙明子居山時有客特詣請問以決所疑妙明子引三教微言以答之遂成是録計二十篇故曰折疑論也

問第一

敘者敘其来因問者問其所疑第一者次第也一者數之始也故曰敘問第一

妙明子諱子成字彦美號妙明京兆霸陵人也幼而業儒壯而徃釋于華州渭南縣洪福寺出家善詩書喜翰墨樂遊學好著述解慧超群才思出衆遇魚岩老人祥公處得法闡揚大乘經律論大元至正間詔封傳大乘戒賜紫閑大國師之號實當時傑然者也

有客而来謁
即折疑故友
妙明與之座而問焉
與客坐以談来因
曰成也夫子何来
尊美之稱曰夫子謂客因何事而来
客曰有所請問而来
客曰有所疑而来問
妙明曰吾居是山也幾以數年而世罕知吾者我也幾者近也罕者少也謂我居此山將近十數年矣而世人少知
加以懸石嶮岩危嶠巇嶮無人履踐
巇音讒險也岩積石貌嶠渠廟切山銳而高也巇音義嶮危也嶮音險山險也加以者蕪有也懸石者纍垂可畏貌謂險難行之處少有徃来故曰無人履踐也
遠勞仁者一至此乎
遠路勞煩仁者一徑来於此乎
客曰雷霆之聲無欲聞人之耳而耳自聞
淮南子曰雷者陰陽繫薄之聲感而爲雷激而爲霆雷聲出豆要聞於人耳蓋人耳自皆聞之
管篇之音無有悦人之心而心自悦
樂譜云管者簫笛之屬篇者似笛而有三孔短小其管篇音聲無要歡悦於人心蓋

人聞之則自然歡悅也
夷齊匿跡於首陽不欲德稱於人而人自稱其德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讓不嗣位欲之西南遇武王伐紂迎馬首而諫不從隱於首陽山誓不食周粟卒至餓死矣
巢許韜光於箕岫豈爲道揚於世而世自揚其道
巢地名韜藏也莊子讓王篇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隱於箕岫山
子之居山亦以類矣奚爲人之不知也
客以夷齊許由之德而比類何爲人之不知也
妙明曰子
子者尊羙而稱
羮
所欲問可得聞乎
此審問辭
客曰請無拒焉
無禁止之辭子無阻而抵拒焉
妙明曰子張云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無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論語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云
云蓋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子張所言容字正破子夏拒字
知則無拒
此許荅之辭也
客曰噫
噫者傷痛悲歎之辭
吾與子皆儒也
我與子皆曾爲儒也
予昔嘗與子爲方外友
予我也昔者往日也嘗曾也撤去繁辭出
羮
乎流俗之表曰方外也同志曰友
獨以兵火之亂不得同地而處良可歎也
獨者單也言單爲兵亂而逃避分散也逃避不得同居良頗亦可悲歎也
子下髮離俗其有年矣
子落髮爲僧離去俗家有多年矣
嘗欲一往而見不果如願
曾要專一來此見面不如願欲
頃以稅駕塵習撥置人事姑秉少暇聿來高居欲折所疑莫知可否
否音府否者審辭也頃少時也以用也稅駕者農夫之具頃以脫鞅憩歇暫放下之義塵習者塵寰家務之習撥置者謂棄之於一邊人事者往來交接之事也姑且因秉少時閑暇聿遂而來高隱之居欲以決折所疑之惑情莫知可許否
妙明曰請試言所疑之辭
請試言所疑之辭
客曰人云
假借他人之言
曩妙明儒時未嘗寄口於佛經
曩昔也言往昔之日爲儒時未嘗掛口於佛經
今爲釋也沈湎因果謂佛教也空寂之說
今爲釋子如沈貪酒色心迷意醉亦如湎

波溺而不醒乃妄爲因緣果報虛無空寂
之論說
遺棄周孔黃老之書不識有諸
遺猶棄也諸助辭謂遺棄周公孔子黃帝
老聃之經書不識有諸者謂果有釋氏虛
無寂滅之理乎　奚　八
妙明曰子貢云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
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知皆音智論語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
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言謂恭者謂恭敬推
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
此責子禽不謹言也蓋一言善爲智一言
不善爲不智智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
慎也
凡物自微至著緣淺及深
微者細也小也著者盛也大也凡一切物
自細小而至盛大緣者因也因者由也譬
人入海由淺而以及其深也
譬喻萬仞之嶽不可一步而至必資下以及
其高
頹師古書曰七尺爲仞嶽者山之高廣者
也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譬喻人登萬仞之
山嶽不可一步便到必自下以至其高上
也
既登絕頂所歷諸山豈曰弃哉　奚　加
重結上文意既登絕高之頂觀經歷之衆
山皆低未曾遺棄也
吾始學周孔黃老之書抑以爲極致
我始初爲學周孔等書之時抑按以爲至
絕之處
次撿佛經始知聖道有權實爾
次因撿閱佛之經典始知聖道有權假真
實之理故尒
今吾以姬孔黃老之書爲衆山
姬周文王姓謂周孔黃老四聖之書喻如
衆山
以佛經第一義諦爲絕頂
第一義諦者教乘之極談也已達聖位者
爲真諦未脫凡情者爲俗諦於時真俗不
立凡聖情盡不着二邊唯存中道故曰第
一義諦以此喻絕高之頂
既登絕頂望衆山自遠矣何棄之有耶
總結上文意既明釋典如登絕高之頂復
觀周孔等書如衆山而自遠矣何曾遺棄
之有耶也
聖生第二　此篇言佛降誕聖生之跡故曰聖生　奚
容曰佛之所生在何邦域其民族顧跡及形
貌德相所說法要可得聞乎
佛之降生國土姓氏家族兼及形相所說
妙法亦可得而聞乎
妙明曰富哉問也
發問之辭深遠廣大故曰富問也
予雖不敏畧示所知以報吾子
我雖不敏達畧將少知用荅子之問也
自漢之西過數萬里　奚　十
自漢者指中華漢地也之者往也自漢地
往西約有數萬里程途也
有國曰迦維羅
彼有國土名迦維羅乃佛降誕之中國也
王姓釋迦

釋氏源流梵語釋迦此云能仁
父名淨飯
梵語首頭陀羅或云悅頭檀此云淨飯
大夫人曰摩耶
梵語摩耶此云大術
佛本居梵率天宮
梵語梵率陀亦名覩史多此云知足也
以先佛之迦葉般涅槃後佛當補處名曰護明
梵語具云摩訶般涅槃那此云大滅度亦云大寂滅自迦葉佛涅槃之後佛補其一處特待出現之時
實以三祇因滿
一切諸佛皆修三祇之因也三祇者即三大阿僧祇劫也
萬德果圓
諸佛皆具萬德方爲道果圓滿也
宿願未周
宿生有願未曾周圓故下生人間
示同生滅
示現受生滅身
駕日輪香象託蔭王宮
初投胎時化現於日輪之中跨香象投託母胎於王宮
以大夫人摩耶爲母
註見在前
以周昭王甲寅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當周之時正月建子即今二月八日是也
毘藍園中右脇而生
脇生者表異常流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此方江河泛漲大地皆動光貫太微照自西方王即怪問群臣太史蘇由奏曰西方生大聖人也王曰於此何如由曰無事千年之後聲教傳流於此時乃刻銘於國之南郊以記之
於時地搖六震
六震即六種震動謂動踴震起吼擊也搖揚不安曰動擗壠凹凸曰踴隱隱有聲曰震自下昇高曰起砰磕發響曰吼打搏驚物曰擊然各有三直動名動四天下動名徧動盡大千動名等徧動餘五例此
天雨四花
雨音裕降也四花者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芬陀梨花拘物頭花
神捧金盤
地神捧持金盤
龍吐香露
九龍吐其香水浴太子身
即能縱行七步
周迴行七步七步蓮花皆生七步者表七種淨財亦名七德財即信進戒慚愧聞捨定慧七也
目顧四方
眼顧視於東西南北四方本行經云東方表涅槃最上南方表利樂衆生西方表解脫北方表永斷輪迴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目顧四方上下所指一則異於凡流二者發明大事因緣觀者於此動用之間自可消息于後成道天王敬奉帝釋欽崇道高諸

聖故曰獨尊也

具三十二大人相

阿毘曇論云三十二相者梵音聲相眉間白毫相烏瑟尼妙相牛王睫相目紺青相廣長舌相得上味相齒齊互密相具四十二齒相師子頷輪相立身摩膝相肩膊圓滿相師子身相廣洪直相處處充滿相皮膚細軟相常光一尋相身真金色相身毛右旋相孔生一毛相身毛上靡相身分圓滿相勢峯藏密相伊尼鹿王腨相足跌滿厚相手指網縵相手足細軟相足跟圓滿相纖長光澤相足千輻輪相足底平滿相

八十種隨形好

八十種好者指甲紅赤指甲隆起指甲清淨指甲滿足指甲圓圓指甲纖直指間一密指清淨潔手足肥膩手足裏赤手足平等手足內滿掌文端直掌文纖長手足潤澤掌文不亂踝足必現膝頭圓滿膝次第滿行步齊整師子王行鵝王步龍王行相牛王行相行不顧視行步不亂半身正直佛身過人一切滿足佛身皆好身體平正身體偏足身體正直身體滑澤身體淨潔身體端嚴身次第大小諸根方正身色不黑身體無穢身毛淨潔膩相圓圓腹無橫文身體明淨臍正圓深臍孔圓圓臍文右旋臍孔不凹臍孔不長臍孔不短臍孔不連得龍牙相牙不過唇四牙圓圓四牙鋒利四牙齊密舌長柔軟舌色赤好梵聲深好衆王聲相迦陵頻伽聲齒根圓滿鼻孔淨潔鼻不下垂鼻高修長鼻高方廣目廣清淨眼睛黑光目睫次第眉如半月眉毛黑澤眉毛光明耳皆垂埵頭髮細軟王請仙人阿私陀瞻之

西方能相吉凶貴賤仙人也

曰太子隨身相好槃若芬花

太子身相如初開芬陀梨花嬌態香潔也

在家作轉輪王出家成無上道

在家定作金轉輪王出家必成無上道果

以臣觀之必不得在家矣

仙人所言太子定離國位

遂泣曰太子成佛必施大法臣今老矣失此大利良可悲哉

有淚無聲曰泣仙人知太子成佛演說大法老不得聞故乃泣之

年十有九壬申二月八日

周時正月建子二月八日即今十二月八日是也

呼車匿鞍朱駿

車匿者佛之家所生之子朱駿者馬也

遊看四門逢僧了法不樂王宮唯欲修心

因遊觀四門東門見老人哀朽南門見其病者西門見送葬者北門見一比丘乃是作梵天子所化太子問言汝何等人比丘答曰世間無常我由修其聖道超於彼岸

若能如是修者亦皆如之言訖騰空而去

太子因見老病死苦甚為恐怖遇此比丘愈起善心厭棄王宮唯欲要出家修行

王生憂懼恐斷國嗣遂增以侍御音樂娛之太子不悅

王知太子心欲出家恐懼斷絕國之後嗣
遂增添侍奉婇女加以管絃音樂取其歡
樂太子不以爲悅樂也
迨夜之央
迨至也央半也至其半夜
淨居天人
淨居天人乃是輔太子出家者也
以天福力彰侍御之勢容九孔流溢不淨蛆
蟲可厭
觀音醜淨居天人用天福神力彰顯侍御
婇女俱各昏睡現死屍相各兩眼兩耳兩
鼻口并大小便等九孔流出不淨蛆蟲太
子轉生厭離之心也
夜半子時淨居天人報曰太子可出宮今正
是時
天人告太子曰既降斯座率欲滿宿願要出
王宮今正是時
於是騎揵陟
揵陟者馬名也
僕車匿

車匿從人
天人捧駕
天人捧其馬足
飛空而去
飛空逾城而去
投身雪嶺趺坐盤石
趺
既至雪嶺趺坐於盤陀石上
淨思六年遂成佛果
正宗記云先於彌樓山習不用處定又於象鼻山觀
鬱頭弗處習非非想處定皆非正覺
明星而悟道六年淨思方成佛果
無惡不去無善不圓
去上聲除也諸惡盡去萬善周圓
首詣鹿林三轉四諦而摩訶男等五人得道
五人者佛初入山父族三人一阿濕婆二
婆提三摩訶男拘利母族二人一憍陳如
二十力迦葉侍佛佛不用五人各脩梵行
佛既成道首於鹿菌與憍陳如等說三轉
四諦法輪三轉者一示相轉二勸脩轉三
作證轉一示相轉者此是苦此是集此是
滅此是道二勸脩轉者此是苦汝須知此
是集汝須斷此是滅汝須證此是道汝須
脩知世間苦因苦果出世間樂因樂果也
三作證轉者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
斷此是滅我已證此是道我已脩陳如等
趺
疑問如來還出世間苦因苦果樂因樂果
否如來荅云我已知我已斷我已脩我已
證五人聞說此法各證道果
初宣小教
三轉四諦
次演空宗
空宗註見下文
由是向室羅筏城祇園等處八部般若次第
興焉
室羅筏城即舍衛國城也祇園者即祇樹
給孤獨也八部般若者大品般若中品般
若放光般若道行般若金剛般若勝天王般若文殊般若也八部般若多
以破有歸空故曰空宗是也
後居鷲嶺演妙法華會三歸一捨權從實
作證轉一示相轉者此是苦此是集此是

鶖鶖名其山形似鶖鳥故曰鶖嶺靈琳可容萬人佛於此中多說妙法先因慶藹說有而盡皆執有次演八部般若以說空而咸皆執空後於鶖嶺演妙法華會三歸一者會三乘歸於一乘捨權從實者乃從淺至深捨小而歸大也

及於普光明殿菩提道場欲色諸天逝林等處圓音極唱演大華嚴

此經有三部上部十三千大千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品中部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部十萬偈頌四十八品今所傳者三十九品共四萬五千頌在唐外有九品未就此下部經也此經七處談九會演具偏圓頓漸空有權實摠貫三乘五教之玄理故曰大方廣佛華嚴經是也

事無不窮理無不盡

此經大小事窮淡深理盡

聖凡交徹主半互參

圓五教貫三乘含十方攝一切會凡聖歸

一體通真俗以混融故也

空有齊彰

如空中而現影

色心俱入

照境皆寂

如燈遍照似鏡脅融大小相含一多無礙

脅相也總結上文意佛之妙用或大或小而含容或一或多而無礙此正顯凡聖交徹主半互參無礙者如燈燈互照鏡鏡相融者也

十世同於一念

故華嚴偈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

剎那現於一毫

如來妙用攝大千國土藏於一毫毛端以一毫頭而現大千沙界此華嚴諸佛菩薩圓融一切境界故

以不有無實之有幻有而成於有相有之宗相

以不空空頭之空真空而現於空假現空所現之境

一真法界

直以空有不立二諦常存

真無所立妄本是空不離不即二諦常存

寂照兩忘真俗並顯

於是體用俱忘二諦雙顯

即有而現於空有

就有而觀空有

即空而現於有空

就空而觀有空

包法界共異之名

如海納於異派

同名方廣

似百川而同廣

統諸教差別之號

總攝三乘五教之名

總號華嚴

小始終頓之四皆不出此圓教故曰總號

華嚴

實圓滿之洪規

實為圓滿具足之大規模故也

乃斷事之辭真常之妙說
無假爲真不變爲常既談真常之理故曰
妙說
大矣哉
讚此圓教廣大
不可思議之極致也（矣）
法無大小前後約機而說之故也逈脫言
慮心想不能及情識名言不能至故爲不
可思議之極至盡之教也
故佛乃利生廣大
故者指義之辭餘倣此普度一切衆生成
證一乘妙果故曰廣大也
潤物洪深
利濟之心若天降甘澤萬物皆蒙滋潤故
曰潤物洪深是也
牢籠億劫之生
華嚴經云張大教網摝人天魚置涅槃岸
濟拔無邊之苦
隨類化道濟拔沉淪皆得離苦獲樂
然以不生之生而現於有生之生
如來真淨妙體本來無生因見一切衆生
往來六道無有了期故以示無生之體化
現於有生之類故也
以無相之相而現於有相之相矣
真實之相名之無相以無相之理現
於有相之中乃化度衆生之相矣（主）
客澄思淨默移時不語
客聞言佛圓融要妙法門清淨其心念靜
默過時不語
妙明曰子於吾說不自決擇於理者
于今聞我所言法要不能自決乎
客曰吾恐子以弘詞巖句而欺我也
我恐子以用弘大語句美麗言辭而欺
瞞我也
妙明曰不然
不然此說
昔華嚴會上二乘聖人皆是漏盡大阿羅漢
梵語阿羅漢此云無學昔者華嚴會上佛
說此經之時聲聞緣覺二乘小聖諸漏已
盡皆是煩惱斷盡阿羅漢
具八解脫
縱任無礙塵類不能拘故曰解脫八者一
內有色觀外色解脫二內無色觀外色解
脫三淨解脫四空無邊處解脫五識無邊
處解脫六無所有處解脫七非想處解脫
八想受滅處解脫也
獲六神通
獲得也六神通者一天眼通二天耳通三
他心通四神境通五宿命通六漏盡通
始聽華嚴圓滿教誨
此二乘聖人初於華嚴會上聞此圓教之
理訓誨者也
目不覩佛身
覩者見也不見佛身（吳）
耳不聞佛語
聞者聽也耳不聽佛語也
心不了法義
心不了知所說法之義味也
神迷意醉

如下云情惛是也

智暗情惛

其心神如不知東西南北迷惑真如如明眼人入於黑暗之處其情性惛而不明者也

茫然自失

茫茫然渺漾而自其身命者也

都無所覺知

蓋此圓教唯大乘菩薩所知其二乘小聖聞此法要皆如盲如聾故曰都無所知者也

後說入法界品僅能領悟

僅纔也然後說入法界品中僅纔少有省悟也

且向之擁遏而後慧解者何也以前之三十

八品所被機性

擁塞而不通也遏者遮也謂先擁遏而不知然後慧發解會者何謂也蓋小機不能連領大法也因前三十八品以多被大機性故二乘不能知也

唯是入地大菩薩眾理微言極不近常情

唯獨也唯是入十地位大菩薩乃達至極微妙而言辭故不可以淺近尋常識情卜度也

非二乘聖人所履境界故不可得聞也

此法實不是聲聞緣覺小聖二乘所行所履之境界故不可得而聞也

頗有菩薩重與喻之彼諸聖人頗少也有菩薩重與譬喻說之彼諸聖人抑且猶有不能信者

聖情猶爾況於子乎

爾者語助辭二乘聖人重重譬喻說尚乃不知不信何比況於子乎

客曰聖且不了子奚知乎

奚者何也客反徵曰聖人尚且不知子何能知乎

妙明曰以聖智言之則大凡不及於小聖小聖不及於大菩薩乃達至極上根上信凡夫行菩薩行修大乘道不立階級直至正覺是小聖不及大凡也

由根有大小而性有厚薄

上根人意氣高遠下根人意氣微劣故有

大小厚薄之分

吾以信道崇篤深忍欲樂故於大法能畧其知也

我因信此道理崇高而萬實所以深忍私欲世樂戒而不貪又於此大乘法中畧少而知也

如其蔓演以俟多聞

若有牽引枝蔓而詳演其義以俟廣識多聞者也

問佛第三

此篇因第二篇中言佛既有姓名因何不稱故曰問佛

客曰彼既有姓捨而不稱後稱為佛其義何也

註見問佛篇下

妙明曰此乃大聖人之謙號也

史記謚法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有

大功則稱謚號

凡號有十謂

所謂十者

如來（徹同先迹號一）

應供（堪馬福田號二）

正徧知（達偽通真號三）

明行足（累從因得號四）

善逝（妙往善提號五）

世間解（窮盡法界號六）

無上士（降生成通號七）

調御丈夫

天人師（應機說法號八）

佛（三覺圓明號九）

世尊（出世獨尊號十）

以號稱之故名曰佛

由是十號稱呼故曰名佛

猶三皇之與五帝稱號而不稱姓也

三皇者伏羲神農軒轅也五帝者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也皆有姓名而唯稱號

佛者覺也

梵語佛陀此云覺也

其義有三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自覺者自利也覺他者利他也覺行圓明者謂自他俱利也

以三祇滿

梵語祇此云劫也諸佛皆修三無量劫方得功行圓滿

三界出

不被欲界色界無色界所拘故曰出也

三身具

清淨法身圓滿報身三類化身三身既圓故曰具

三智朗

生空智法空智俱空智三智既明故曰朗也

三覺明

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洞照故曰明也

三德圓

般若法身解脫皆具故曰圓也

三常備

凝然常不斷常化身常即法報化三身常既具故曰備也

圓十善

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婬四不兩舌五不惡口六不綺語七不妄言八不貪欲九不嗔恚十不邪見離此十惡即成十善故曰圓也

滿十度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方便大願大力大智圓此十度故曰滿也

超十地

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超越十地證等妙二覺故曰超也

具十身

菩提身願身化身力持身相好身威勢身意生身福德身法身智身備此十身故曰具也

備十力

是處非處力知業力三昧力知根力知欲力知性力至道力宿命力天眼力無漏力

十力既完故曰備也
明十智
一世信智二法智三類智四苦智五集智
六滅智七道智八他心智九盡智十無生
智十智洞然故曰明也
嚴十號
一如来二應供三正徧知四明行足五善
逝六世間解無上士七調御丈夫八天人師
九佛十世尊也威重所尊故曰嚴也
方名為佛
總結上文意具上如許功德方名為佛
佛有三身
註見在前
此約報化而言
以此約指報身化身而說
法身則非子所聞也
若言法身之理不當與子所聞聽也
客曰固欲聞之
客堅執固要聽聞也
妙明曰切聞法身者
此下形容法身之妙
謂諸如来真淨法界
真淨法界者即法身之理
神明之本造化之根
神明之本者即真淨妙明之本體也造化
之根者即至聖神化之根源也此乃諸佛
之境界也
鎔冶兩儀鑪鎚萬有
此喻造化為大冶莊子以天地為大鑪以
造化為大冶若鎔銷而鑄之兩儀乃陰陽
昇降之理即一動一靜之法亦如良工鑄
物必以鑪鞴鉗鎚作諸器皿皆從方寸之
間而發生此喻法身遍事
大而無外
法身之理包含天地故曰無外
微而無內
法身微妙比類鄰虛之塵亦無其內
曠而無端
曠昭明廣大之儀法身之理然昭明廣大
而無端緒可覩
杳而無對
杳者冥暗深寂之貌法身之妙冥暗深寂
而無可等對者
萬象之以所生
萬象之類皆從法身所生
五音之以所成
樂星高譜云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而配
合五行宮土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此五
音五行亦從此理所生成
生而無始
真如之理本無所始
成而無終
妙有之體亦無所終
無始無終
結上兩句復引下辭既無所始亦無所終
無曒無昧
法身之理非明非暗
無兆無朕
虛靈本體無機微萌兆之朕
無名無述

無相之理故無名字及踪跡也
無縱無廣
佛真法身猶若虛空豈有縱之南止廣之
東西四方可比擬哉
無竪無橫
圓通大虛徧一切處何橫竪之拘哉
無方無維
真空妙有徧一切處豈於四方四維而可
度乎
無小無大
清淨本然包含法界豈能大小之等量哉
無相無性
法身之妙無相可觀無性可擾
無滅無生
真空妙理本無生滅
奘
無染無淨
妙體真空豈有深淨
本來寂靜
元常本來如如故曰寂靜
自性涅槃
真常湛然不隨物化故曰自性涅槃
非過去
然現涅槃本無所動故曰非過去
非未來
聞見録邵子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
天地自我出其餘勿足言豈有未來之理
哉
非現在
古德云三世覓心心不有處妄元
無妄元無處即菩提涅槃生死本平等者
是則現在亦無可處也
非繫非離繫
此後重明法身之妙也法身不着繫縛亦
不着於不繫縛
非縛非解脫
奘
既不着縛亦不着於解脫
非苦非樂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何苦樂之所致哉
非不苦非不樂
亦不着於不苦亦不着不樂也
非色非心
虛靈本覺不屬於色相亦不屬於心相也
非不色非不心
法身之理靜則似無動則還有然雖如是
亦不着於不色不心也
非理非事
不是理不是事
非不理非不事
無不是理無不是事
唯是一味
心佛共衆生是三無差別喻如海納百川
其味唯一
而非一味
亦不執着於一味矣
遍一切處
法身猶如虛空無處不有故曰遍一切處
而非一切處
而亦不着遍一切處
而體常圓
真常妙體在凡不減在聖不增卓然常

圓滿也
而非常圓
亦不着於常圓
湛若虛空
法身之理瑩湛猶若虛空
而非虛空
亦不比擬頑空
清淨無爲
清淨本然本非作爲
而無不爲

法身常寂爲度生故亦若有爲
有情無情
有情者一切含靈也無情者闡提也然闡提有情而不明真理若無情也故曰無情也
平等共有

結上句義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故名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法平等以如是等無量行相
用如上所言喻無量行相
而非行相
雖用無量行相以喻之實不着於行相也

應正了知名法身佛
總結上文意當如上真正了知方纔名爲
法身佛也
客曰法身之義盡在此乎
法身義理盡在此言乎
妙明曰抑未也
抑然而未盡也
夫法身者
此下復明法身之妙
雖四句絶百非

四句者有句無句亦有句亦無句非有句非無句也百非者四四相資一十六三世共有四十八已起未起九十六四種根本百法謂但着一法即非也故曰百非
動念則隔

動念則情生情生則智隔
強言則乖
強上聲強言則不合理但着言說則乖離也
脫聲塵
脫離耳界聲塵
離文字
離去語言文字
而語默動靜皆不可得而親近也
有言曰語無言曰默體搖曰動心寂曰靜

於此語默動靜之間皆不可得而親也
蓋以法身離言
總結上文意大蓋法身離言語如云不着見聞覺知故也
離言亦非法身也

若離語言之外別求法身亦非法身如云不離見聞覺知是也
子頗欲學達離不離言之道者乎
汝頗少學此離與不離言之妙道者乎
客曰唯
唯音尾遠應之辭也
妙明曰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論語子貢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
爲仁而親仁賢欲學聖道必先立其所志如此則聖道而易明矣

子能先學離不離言之方便乎
善巧易爲曰方便也
容曰唯命是聽
速而應曰聽其命令
妙明曰欲達離不離言之道者
此下形容造道之妙
當先觀一切法
欲學此道應當觀察世間所有生滅一切
等法
無實無虛

莫於虛實而生取着
無我無彼
莫生人我之見
無垢無淨
本性寂然元無垢淨
奚

黜聰明
去智曰黜謂去世間聰明
堕支體
離形曰隳謂離四大支體
廢塵習

廢落塵累所習
屏念慮
屏青棄謂屏除妄念思慮
劈情卷慾
劈破私情卷除嗜慾
泯智疑神
泯絶世智疑結心神
忘懷澄思
不記情懷澄清思慮如上數事去之可以
近道矣

然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如耳
元學道者到此心疑形釋之時故六根總
昄一源身心唯一不二既爾則色聲香味
觸法六塵皆不能揾
身心混融體智圓通

結上文意既六根不染身心混融圓通一體
直得貫踈親　不知親已亦不踈物
忘物我
至道不可以情求其物我之情皆不可而
忘也

泯榮辱
安榮恥辱之情而盡泯滅
絶是非
是與不是盡皆絶之
收視迈聽
奚
收斂其目迈照本源
虛已寂真
空虛我有寂契本真
白醭出於口過
忘其語言

青草生於舌上
甚如死人
千聖喚不迴頭
靈心絶待
百鳥都無尋處

泯相澄神
形同槁木
形體同枯槁之木者無生意也
心若死灰
心若死灰者再不起念也

智閑遠水孤峯
莊子云大智閑閑者是從容自得之貌可謂遠水孤峯者雖有形而取之不可及也
性寂寒潭皎月
性體寂然若寒潭水中之月影雖動而不
漢
搖漾而不去矣
然後可以盡離不離言之道者也
總結上文意若能如是然後可許爲離不離言之道
客驟然而興曰
驟然速起之貌興者興起之辭
予心意憒憒
憒毛孔反悶亂而性暗也憒莫公反心迷而不明也
精神慌憾
慌胡廣反忽也憾音毋愚昧也
於予之說莫知其所入也
總結上文意悶亂而性暗心迷而不明恍惚愚昧於予之說法身妙理皆無所知所入也
妙明曰夫何忽哉
何恍惚之有哉
始吾以子爲達矣今子之鄙而至此乎
始初見子爲通達者今遍急而無所知者豈不鄙陋而至於此乎
居吾將告汝
居者坐也謂我將此理告汝與
吾昔嘗學於魚岩老人
魚岩山名老人即妙明子秉授法要師祥公是也
三年之內執弟子禮
三年之間以弟子之禮而侍奉也
不敢以一言形是義也
不敢輕用一言問此義也
而魚岩亦不我之告也
魚岩亦不告說與我也
五年之後服勤驅役無不從適
至五年後因服事殷勤驅馳役使無有不從順而隨適之者也
始得魚岩引而並席微申此道少有開覺
於此方得同席而坐少申道理畧有問解知覺
爾後日往而問而不我吝也
於後日每去問而不慳吝於我
而子獨心意迫速而容易於道者乎
豈惟以心通迫急速容易而便得此道者乎
客曰若義柰何
若此如之柰何
妙明曰止乎止乎
止者禁約之辭重言止者禁之至也
夫走之愈數而跡之愈多
夫音扶夫者起辭之端數皆音朔謂走愈頻數則踪跡愈多
言之愈數而道之愈遠
言頻數則道轉不相洽也
若不屢陰而息跡忘言而體道也
莊子云屢陰以休影屢靜以息跡少言辭則道自近矣
向吾所說始之以言言

向上吾之言辭則以言其說道之言也
次之以言言無言
次後言辭則用言無言之道也
然未及以無言言無言也
若此則猶未是離無言無說之言也

客曰請聞無言
欲聞無言之道
妙明示之默
良久默然以示無言之道
有間

有少頃問
客曰此離言之道者乎
只此可謂離言之道者乎
妙明不應遂擊几而歌曰
以手擊几而遂歌數曰

脩竹搖風兮窻戶泠澄潭浸月兮星斗寒瑤
琴無絃兮曲朗然高山流水兮不須彈
若邵子詩云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
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自擊几主此歌正
顯無言之道

歌罷就枕而卧
於是露盡離言之道專者於此可玩味而
自消息之
客離席出戶移時而來曰向之問荅理甚隱
密不近人情請置其說
異
離其席出於門外過時而來曰若向所言
問荅之辭其理甚隱而深密不近尋常情
意且止其說也
敢問佛向雪山脩道不云登仙遷言成佛其
義若何

謂再敢問佛於雪山脩道不言成仙猶言
成佛其義何也
妙明曰道者導也導人至於無爲即導引之
義也
謂導引衆生至於無爲之義也

客曰無爲者何也
無爲之理今何者是
妙明曰向不云乎法身佛者即無形無相無作無爲之妙
言法身佛者即無形無相無作無爲之妙
理也

然無爲者
下文形容無爲之妙
牽之無前
如顏子曰忽然在後是也
引之無後
異
若瞻之在前也
舉之無上
若仰之彌高也
抑之無下
如抑按無所下
迎之無首
欲迎而觀之則無端緒
隨之無後
隨而視之則無其末後
視之無形
頎視不見其形
聽之無聲
審聽不聞其聲
混而不源
混昏一聲湛古没今皆濁義謂濁而不濁

澄而不清
澄清也謂清而不清
不可以言言
法身之理舉念則乖故不可以言說
不可以識識
識情一動障蔽真如故不可以識識
馮濛渺濟
馮濛者自然之元氣以喻法身濛濛然
者喻法身似有而無渺濟者大水貌亦喻
法身渺濟而無有涯涘矣
唯如如智可宜會耳
唯通達如如之智者可玄知而密會契耳

折疑論卷第一

折疑論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五二〇頁上一行至本頁下四行折疑論中所引書目，徑無。

一　五二〇頁上一一行「傳説傳」，清作「傳説傳」。

一　五二〇頁下四行與五行之間，徑有「折疑論目録終」一行。

一　五二一頁中四行夾註左「計二十四」，清作「小目二十四」。

一　五二一頁中五行夾註左「故曰敘篇」，徑無。又「論也」，徑無。

一　五二一頁中七行首字至八行第八字「諱……于」，徑無。

一　五二一頁中九行第三字至一〇行第六字「善……衆」，徑無。

一　五二一頁中一二行第九字至一三行單字「之……也」，徑無。

一　五二一頁中一六行第三字「而」，徑無。

一　五二一頁中一七行「即折疑故友」，徑無。

一　五二一頁中一九行「與客坐以談來因」，徑無。

一　五二一頁下一五行「繫薄」，徑作「擊搏」。

一　五二二頁上一五行「子者尊美而稱」，徑無。

一　五二二頁中一五行「蘩雜」，徑作「藩蘺」。

一　五二三頁上四行「諸助辭」，徑無。

一　五二三頁上五行第六字至六行末字「不……乎」，徑無。

一　五二三頁上一七行「因也因者」，徑無。

一　五二三頁中二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徑無。

一　五二三頁中六行「重結上文意」，徑無。

一　五二三頁中九行第一三字「按」，徑無。

一　五二三頁中一八行「註見問佛篇」，徑無。

一　五二三頁下三行「總結上文意」，徑無。

一　五二四頁中六行「註見在前」，徑無。

一　五二四頁中一三行夾註「號十」，徑均無。

一　五二四頁下末行第二字至次頁上一行末字「……也」，徑無。

一　五二五頁下一八行「王官」，徑、清作「王宮」。

一　五二六頁中一八行「鹿薗」，徑、清作「鹿苑」。下同。

一　五二六頁下一二行「空宗註見下文」，徑無。

一　五二六頁下一九行「是也」，徑無。

一　五二七頁上一九行「主半」，徑作「主伴」。本頁中九行同。

一　五二八頁上一行夾註「斷事之辭」，徑無。

一　五二九頁上七行第七字「自」，徑作「妙」。

一　五三〇頁上三行「所謂十者」，徑無。

一　五三〇頁上四行至一三行夾註「號一」、「號二」乃至「號十」，徑均無。

一　五三〇頁上一五行「由是十號稱滿」。

一　五三〇頁中二行末字「明」，徑作「冥」。

一　五三一頁上一三行「註見在前」，徑無。

一　五三一頁中一九行首字「曠」，徑作「曠者」。

一　五三二頁中末行第九字「着」，徑作「著於」。

一　五三二頁下一九行首字「而」，徑作「妙」。

一　五三三頁下末行第六字「而」，徑無。

一　五三四頁上一五行「本性」，清作「生性」。

一　五三四頁中一九行末字「而」，徑作「不」。

一　五三五頁下九行第三字「如」，徑作「爲」。

一　五三六頁上一九行第一三字「主」，清作「至」。

一　五三七頁上一一行第六字「宜」，徑作「冥」。

折疑論卷第二　　慈七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喻舉第四此篇因言佛經繁而不要以此喻舉故曰喻舉

客曰至實光而不華
至極之實有光澤而無虛華之色

至辭慤而不飾
慤音却至理之言辭誠懇善而無假莊飾也

言約而至者簡
言簡約而至極者美簡也

事寡而達者明
事雖寡少而理通達者分明

故珠玉少而貴
結上文意以珠玉喻儒書故少而貴

瓦礫多而賤
亦結上文意以碎瓦小石喻之佛經多而賤矣

聖人
即孔子也

製六經不過五十萬言
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記此六經不過五十萬字

今見佛經卷以萬記言以億數自非一人力
所堪能蓋繁而不要也

言佛經萬卷之廣億數之多不是一人用
力可觀覽者蓋繁冗而不簡要也

妙明曰孟子云

孟子書云

江海異於行潦深廣也

行潦者雨水聚於道路無源水也江海之
水至深至廣比行潦而殊異也

泰山別於丘陵者高大也

丘者土之聚也陵者大阜乃高土阜也泰
山東嶽也至高至大比於丘陵故有差別

若大深不異於行潦則獳子浴其淵

結上文意獳子說文乳子也若江之遠深
海之廣闊而不異於行潦則食乳之子亦
云洗江也

高不出於丘陵則跛羊陵其巔
上一陵字丘陵也下一陵字侮也結上文
意謂大一之高大而不異別而高過於丘
陵者跛羊亦侮戲於巔頂也

今見佛經卷以萬記言以億數自非一人力
摩天之翼不居霍葦之蔓

阿堪能蓋繁而不要也

霍胡官反摩天之翼者莊子逍遙篇北溟
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幾千里也化
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長幾千里
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閃翅則水擊
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
有身霍葦者細葦也若大鵬摩天之翼豈
於細葦之上而居之哉

吞舟之魚不處溪塘之水

莊子鯤魚大不知幾千里也若此之魚何
難吞舟也既是其大豈隱處於淺溪小塘
之水

剖蚌蛤之腹求明月之珠

禮記月令篇雀入大水為蛤即蚌蛤也明
月珠者夜明珠也唯履龍頷下有之照夜
如晝若剖破蚌蛤之肚腹求取明月之珠
未之有也

探枳棘之巢求鸞鳳之卵

枳音止罔禮曰橘逾淮北而爲枳亦藥名
棘者棘針也如枳棘上之鳥巢欲探取卵
鳳之卵者不亦難者乎
必難獲者何也
此結上引下之語

蓋小不容於大而大不處乎小必
結上文意蓋大物不居於狹小其狹小亦
不能容於大也
故萬斛之罍不可滿以盂水
盛五斗曰斛罍者兩耳三足言盛萬斛之
罍豈可一鉢盂之水而能滿之
一鈞之鍾不可容於漏泉
三十斤爲一鈞鍾樂器也如三十斤鍾欲
容納於長流之水者無是可也
合抱之木豈適用以茅茨

二人相圍曰合抱茅茨茅草也適相從之
義謂合抱之大木豈相從適於茅茨而同
用之也
尋尺之棘安能負於廣厦
六尺曰尋棘荊棘也廣厦大屋也言六尺
之棘安能負荷廣大屋也
故器有實躓
器器皿也結上文斛罍鍾盂也
量有巨細
亦結上文斛罍鍾盂各有大小之量也

材有勝劣
亦結上文合抱之木於茅茨尋尺之棘及
廣厦故各有勝大劣小而不同也
物有輕重
總結上文意物之重者器小而不容之大
者鍾盂茨棘也
德有厚薄
已上數事喻聖之德也厚喻大乘薄喻小
乘
道有淺深

大聖之道故深小聖之道故淺
法有權實
權爲暫設實爲真準
機有小大
權實之教各有大小之機

所廢之分未有乘也
乘差於理也復結上文意意實躓勝劣輕
重厚薄淺深權實大小等量各處之分而
不可乘違也
且佛之經也
先以譬喻然後形容經之大義
前說億劫之事
如經云過去千萬億劫之事也
後道萬世之要
道言也後言萬世之要妙

至於五始未萌之前
列子天瑞篇曰原天地未判之初有太易
太初太始太素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五
始混沌而未發萌時也
二儀肇形之際

肇始也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天地也
謂始分之際時
其遠不可推
佛之所言久遠劫數不可推窮也
其事不可紀

空劫已前之事迹亦不可以紀記也
其微不可握
老子云搏之不得曰微故曰不可握也
其纖不可入
其纖細微妙不可窮入也
佛悉彌綸於廣大之外
悉盡也彌徧也綸理也結上文五始二儀
不可推不可紀不可記不可握不可入其
數事唯佛盡徧理於天地之外
剖析其窈渺之內
剖析者分破也結上文意唯佛能剖破分
析於窈渺幽微之內
以至高天無極之上
上至非非想天
厚地無極之下
下至金輪水際
莫不示諸斯手如指其掌也
示垂也諸於也斯此也總結上文意佛之
妙用廣大之外窈渺之內高天之上厚地
之下凡有事理無不盡知故謂垂示於此

理如指其手掌中之物也
所明既博文奚爲繁
結前萬計億數之言佛既明廣大無窮之
事其經文又何爲繁也哉
卷萬言億亦未足爲多
重標客言卷萬億言亦未足爲多也
何不要之有耶
如上所明之事何謂不簡要之有也耶
豈特以一人力所堪能然後以爲得矣
馬豈用一人之力堪可能爲然後稱爲簡
要所得者矣
譬如渴人飲海飽而自足馬知其餘哉
復結上文意卷萬億數之義譬如極渴之
人飲大海之水飽足則止然後馬得知其
餘廣大者哉

宗師第五 此篇言古今帝王賢士皆所宗師之故曰宗師
客曰子之所說佛道崇虛至大二帝三
王曷不脩之
既爲佛之崇高清虛至尊貴而廣大二帝
堯舜也三王夏商周也何不脩佛之道

孔子老聃何不傳之
夫子老子何不傳佛之道
六經不載其辭
儒教書中不見載佛之言辭
諸子不書其說
儒門諸子等籍亦不見書經所說
且先賢古哲未聞行其道者而子獨好於異
耶
結上文古之聖哲先賢等經諸子等書皆
無所宗佛者唯子獨好異端之教也耶
妙明曰子執之固也
子偏執之固蔽者也
書不必孔丘之言合義者從
丘孔子名然孔聖之書理微言極有所未
達者亦不可定用但以合義者亦皆從順
者也
藥不必扁鵲之方愈病者良
名醫傳扁鵲古之善醫者曾療虢太子迈
蔑亦不必定用但能療愈其病者亦良善
也

萬善殊途而同歸
然萬善爲者不同一路其善則一也
百慮一致而爲善
百般思慮至唯爲一善也
爲善不同同歸于治
卷七十八
尚書云爲善故不一端而無不可之善洎
有所成則同名歸於善治也
君子集衆善而輔其身
君子者成德之士也凡君子之所作爲惟
集積衆善而以輔助於其身也

而以何常師有耶
論語魏公孫朝即魏大夫問於子貢曰仲
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
有也耶
昔者虞舜師務成唐堯師尹壽
予按老子列仙傳化規實跡帝堯之時爲
務成帝舜之時爲尹壽恐彼時人言急切
而誤也又恐集書人差之於事林類要道教

洪績內明之也
漢文禮何上
漢文帝禮何上公而求道德二篇也
黃帝拜廣成
黃帝於崆峒山拜求治身之道於廣成子
卷九
武丁納誨傅岩
說音悅付岩即付說也武丁即湯高宗尚
書說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其德也
太甲孜誠伊尹
尚書太甲乃湯君至昏者也湯祖三聘伊
尹爲相後以阿衡之任放逐太甲於桐宮
帝悔過修德既成後立號太宗也
史記文王爲西伯時一日夢飛熊之兆卜
之於渭水之陽將太德爲天與汝師以之
佐昌齋三日渭水果得呂望勞而問之
乃載以歸立爲太公望
仲尼學老聃
家語適周篇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孔
子將行與南宮敬叔曰吾師老聃博古知
今者也
豈但見載於六經然後以從其學也
此標客言以結上文意如上諸聖皆有其
師豈直待載於六經然後從而爲學也
佛既生周昭住前見法化未來此土暨漢明帝
永平十年聲教漸始流入中區
史記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四月八日夜夢
金人長丈六放大光明次日問群臣丞相
韓憲奏曰此西方聖人也周朝備云千年
之後教來此土帝悅遣蔡愔等一十八人
齋勅西國尋訪聖典至流沙過摩騰竺法
蘭白馬馱經相永平十年十月到於洛陽
帝大悅重賞譯經於時方流入中國
且二帝三王註見前在時殊代異隔而不偕
二帝三王與佛時世不同遠隔邦域故不
卷十
偕佛道也
仲尼百陽書無受學知而不傳
仲尼夫子也百陽老子也孔老二聖實無
受道之語而無可傳者故知而不傳也
諸子未達豈敢言也

周秦之時佛法未來諸子豈敢妄傳
夫如是則二帝三王孔子老聃傳習記載之有耶
結上文意夫如是則何爲二帝三王孔子老子燕其習學門人記述載事之有也耶
厥後白馬經來
厥者其也經來註見在前
赤烏僧至
三寶錄云三國志吳王赤烏四年康居國沙門僧會至顯大神異王禮事之
蘭騰道揚於明帝
三寶錄云漢明帝摩騰竺法蘭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楮善信等上表滅佛帝命二教經置二於堂同時舉火焚於白馬寺以二教經皆毀唯佛典獨存於時君臣愕然愈
加崇奉
僧會德被於孫權
三國志孫權吳王也時康僧會既至廣陳如來之玄妙王求舍利立壇祈三七乃至王試真僞火焚砧鍵俱無所損王遂建浮圖

隋文稽顙慧延
稽遲也顙額也隋史高僧傳曇延法師中條山西宮寺僧隋文帝同輦輿帝以師禮之拜封爲國師
梁武投誠寶誌
梁史僧寶誌即公誌也梁武帝投禮爲師
李唐傾心玄奘
慈恩傳唐太宗真觀年間法師西天求教回親迎於儀鳳殿對言西域勝境奉紹於洪福寺謹經帝及公卿國戚皆傾心禮也
姚秦拜首羅什
釋氏通鑑姚秦即姚興也都長安因討鳩摩羅什於潤州聞大顛親詣求法云弟子軍州事繁省要處乞師指示良久愈罔措侍者三平搞禪床一下師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然後智拔愈云師門風高峻於侍者處得箇入路
符堅禮敬道安
五代史僧寶傳符堅襄陽得道安法師同輦載皈爲師禮之恩屋甚厚
齊主師崇上統
齊史僧實傳云齊世祖武成帝大寧三年受上統法師朝中大臣無不敬禮勑報德寺請師居之
裴相了心於黃蘗
傳燈裴相諱休字公美京兆人出刺[那]州詣高安寺因問黃蘗壁間畫者何也蘗曰高僧真儀休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蘗高聲云裴公公諾在甚處慶休即有悟

手指淨瓶曰會麼公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公於言下有省

山谷禪悅佛印

傳燈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宋哲宗元祐問丁憂在家嘗詰黃龍山晦安禪師

十三

處一日舉孔子謂弟子曰吾弟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五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於是請公詮什晦安不然其說公怒愀然時當暑退問公聞木犀花香乎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頓然領悟

晉主虔恭慧遠

晉史釋鑑晉孝武帝大元年間聞遠公法師道風帝幸于山修東林寺以師禮之

宋文致敬求那

釋鑑五代時宋文帝元嘉年間帝見求那

般摩法師云弟子常欲齋戒不逐望師教之師曰帝王與匹夫修之各異匹夫身賤名劣帝王乃四海爲家與萬民爲王不殺之德亦爲重矣帝曰師言真爲開悟人心明達物理帝深敬仰

簡衍請寺捨身

史記衍即梁武帝名三入金田捨身群臣以百萬金珠贖帝歸朝

丹霞廻途選佛

傳燈丹霞唐文宗時人因儒長安應舉遇

僧曰選官何如選佛霞詰江西馬祖既至云緣在石頭既至命執爨後三年披剃大了祖意矣此言丹霞爲儒終皈釋門後果成道矣

而子復云未聞行其道者何敝也哉

敝障也自堯舜至漢唐宋以來聖君賢臣高士明儒行此道者罔各舉以曉之子何不聞而自障敝也

自古賢哲莫不匿跡佛書棲心祖道豈予獨好於異乎

至古自今賢能聖哲無不匿踪跡於佛之經書潛栖心意於祖道豈今我之獨好異端者乎

通相第六 此篇通明佛之妙相故曰通相

客曰子言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註見前 何異人之甚耶

客難第二篇中之事故重徵疑

殆富子之說非實之然乎

殆將也客言子將豐富汝教之言以荅者不是誠實之然者乎

妙明曰不然

不然其說

昔者伏羲蛇身

伏羲外傳曰伏羲生而蛇身有麟甲

神農牛首

神農外傳曰神農頭生兩角如牛

堯眉八彩

堯外傳曰淮南子曰堯王眉有八般彩色

舜目重瞳

舜外傳曰淮南子云舜王兩眼有重瞳

文王四乳

文王外傳曰周文王胥生四乳

周公背僂

周公外傳曰周公背隆起者腰病也

皐陶馬啄

皐陶外傳曰陶音姚啄許穢切舜賢臣也
口似馬喙
夏禹王虎鼻
夏禹外傳曰夏禹王其鼻如虎
而仲尼天賦淑德
孔子外傳曰仲尼孔子表字乃天命淑善
之賢全德者聖德也
其眉如堯八彩其目如舜重瞳其背如禹寬脇老子
宿蘊異質生而皓首
老子外傳曰老子宿世蘊積恠異形質生
而白髮
老而童顏
白髮似老童子顏容
耳漫而大聃而無輪
耳漫長大而無輪廓誕曰聃
此皆異人之狀何獨異佛之問耶
如上所引歷代聖賢皆有異常之相狀何
獨疑佛之異相焉問也耶
是以聖人具非常之狀而有非常之德
觀夫聖賢具非常人之相狀亦有非常人
之德行也
豈直與天下匹夫匹婦之爲類也
焉豈特直與普天之下一匹之愚夫一匹
之愚婦常流俗輩同類而爲例也
而子所問可謂局矣

卷

如子之所問可爲偏執局量者矣

去

論孝第七此篇全言爲孝故曰論孝
客曰孝經以四事不毀爲德之本
四事者身體髮膚也人之一身四體毛髮
及其皮膚皆是父母所生不敢毀傷者言
人之行莫大於孝故曰爲德之本也
論語以三事無違爲孝之先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問
孝於夫子子曰無違謂不背於理也樊遲
夫子弟子御其車夫子恐懿子未達故謂
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生事葬祀
乃事親始終具矣是以爲孝之先也
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故者指義之辭後効此啓開也曾子疾之
臨終使弟子開其衾被也而視之於手足
門人曰何謂也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
當全而歸之
以其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
衾而視之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可

華

謂孝矣
文出禮記
今之沙門
梵語沙門此云勤息
剃除鬚髮不守全軀何違聖之不孝耶
此復伸上章孝經四事不毀論語三事無
違之言
妙明曰不然
不然此理也
昔者泰伯被髮文身可謂毀傷矣而仲尼稱
其至德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讓不嗣位剪髮文身
之於吳其弟仲雍次曰季歷生文王泰伯
文王伯父也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三以天下而以讓民無德而稱焉其

剪髮文身孔子何不責其不孝以稱其至德

豫讓漆身

史記豫讓晉人先事范中行氏後事智伯趙襄子殺智伯讓欲報仇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五殺不中後仗劒而死矣

荊軻義死

刺客傳荊軻齊人之燕燕太子丹使軻入秦爲刺客不中遂死於秦

介子焚軀

介子曰晉文公既即位子推無爵遂亡去之綿山文公召不出以火烈山林擬逼而出于推守節伏火而死矣

夷齊自餓註見前毀之至也而六經子史未聞譏其不孝

以泰伯豫讓荊軻子推夷齊等皆自毀其身而目觀六經子史未聞見責其不孝反以至德而稱者何也

孝之言順也

從順父母之正令爲言孝順必善事父母之爲孝

惟善能事奉父母之爲孝也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

天地未判混沌乃一元氣未分之前孝道之理已在其中

塞乎天地橫乎四海

既分天地之後其孝塞乎於天地之間縱橫於四海之內

罔不至矣醇醇之孝

罔無也醇醇厚也人生天地間無有不至於醇醇厚厚之孝也

萌乎無始

故孝道發萌於今時之際

親親之道漸乎有爲

上一親字是尊愛之義下一親字指父母

言故尊親之道而漸乎於有作爲也

古者包犧氏之時以無爲之道化利天下史記包犧氏即伏犧也謂上古三皇之時用無爲無作化道於天下也

而民質朴

上古之人質朴敦厚

不知有出告反面之道冬溫夏清之儀

告音孤申上文禮記云出必告註以知去處也反必面註面家見於親不敢使親之有望也冬則令暖父母之枕蓆夏則扇清之理已在其中

枕蓆之以涼上古之時皆無此儀

豈能全三事之無違四體之不毀者乎

結上文泰伯豫讓荊軻子推夷齊等皆載史書以賢聖之德而稱何曾由守三事四體之稱贊也耶

而先聖復聖無慮言時民之弗孝也

復結上文意先聖後聖指上古中古而言謂六經諸史並不見定言時民之不孝也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註見在前德者福慧仁慈之謂也

德者得也謂得乎光明正大純一之稱福者安享顯榮百順之義慧者性通理解曉達之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慈者柔善寬容於物謂者言說之辭

又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論語有子所言善事父母之謂孝善事兄長之謂弟爲仁者猶言行行也與謙辭退疑不敢質言也

仁者愛人利物之稱（註見上文）又仁者忍也好生惡殺善惡舍忍謂之曰仁

善

中庸仁者人也孟子曰仁者人心也又好生惡殺之謂仁好生者好愛於其生物也惡殺者嫌惡也見殺則不忍於其發物也含忍爲仁者蓋仁心積久而廣大一切善惡則不能動其心是謂含忍也此深明爲

仁之理也

如數罟不入於汚池斧斤以時入山林

孟子數音促罟音古汚音烏數密也罟網也密網烏爪切眾下之地水聚也罟者網古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之不得鬻草木零落然後斧斤方許入山林

非其時伐一木非孝也非其時殺一獸非孝也

禮記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禽獸以時殺夫子曰斷音短斷一木殺一獸不以時非孝也故君子廣仁愛之心於草木禽獸尚不忍害何況於人乎

是以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孟子曰齊宣王鑄鍾以羊易牛二者得其

善

兩全無害以爲仁之稱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不可施於見聞

至於孔鈞不綱

論語綱網之大繩屬音獨網絕流而魚者是也孔子少貧賤爲養牲與祭或不得而已鈞也

殷湯改祝

史記商湯出野見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註嘻嘆辭盡之矣去其三面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其禽獸也

禽獸皆有含忍尚猶未及吾佛之大慈普覆護一切生靈也

而我竺乾大聖人

乾天也西天有東西南北中五天竺一國大聖人者佛也

其仁慈含忍特越常倫

仁慈含忍註見上文特異也越過也常尋常也倫即倫類也此言佛之仁慈含忍其異超越尋常之倫類者也

以四方六合之中

東西南北曰四方燕之上下曰六合

八紘九圗之內

八紘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寅寅即緣連也八寅之外有八紘八紘者四方四維也文選註云紘者綱也紀也爲天下方位之綱紀東方之紘曰桑野東南之紘曰東安南方之紘曰反舌西南方之紘曰火土西方之紘曰沙所北方之紘曰委羽東北方之紘曰方土九圗者乃禹分九州即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也

飛空走陸
飛空者飛鳥也走陸者走獸也
具識含情
六道四生之中皆有情識
鱗甲羽毛
鱗甲龍魚及蛇類也羽者禽鳥也毛者走獸之類也
血氣之品
但是大小有情識者皆屬血氣品類悉以等慈戒而不殺

結上文一切有情盡皆等慈戒而不殺
故梵網經云
即佛之戒經也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
佛觀一切男女即作父母之想

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
佛意生生世世皆從父母所生故觀一切男女如父母是也
故六道衆生皆是父母
六道者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傍生凡六

遺中男女等恐有先世之父母皆作父母之想也
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
即殺我父母者謂殺多劫已來所生我之父母或有宿報而墮於此類若今殺而食之者恐然也亦殺我故身者或殺我前生曾墮此類今若殺者亦如殺我故身也
出家人戒律有明文不殺生草而況於有情乎
律中云昔有比丘被賊劫奪衣物悉盡賊知佛子愛護生草守戒不殺恐後逐將比丘斷於草上其僧竟日不敢動移後遇其人釋而去之生草尚爾何況於有情者乎
以是論之則麤細之行顯然
麤行者孟子等言也細行者如來之行也

而權實之道彰矣
權實之意註見在前
夫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禮記內訓曾子曰養親以養志爲先樂其心謂順適其心故樂而無憂也志則心之發動有所欲矣故又當先以意誠使無違逆也怡聲以問所以樂其耳也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也
安其寢處
禮記昏定所以安其寢也晨省所以安其處也
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終身
禮記謂孝子終身之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禮記謂自終其身也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禮記父母所當愛之犬馬猶不敢輕賤之況父母所愛之人乎

公明儀
曾子弟子
問於曾子曰夫子
即稱曾子
可謂孝矣

禮記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曾子聞公明儀所言夫子可以爲孝乎故曾子未敢承當爲孝之道是重言所問曰是何言歟也

三十五

夫先

先音線先之義

意承志

行在父母意前承謂承順父母之志也

示父母於道

禮記本文字今作示自以聖人之道開示父母令履而行之也

可謂孝矣

以聖人之道指示父母行之則可謂孝矣

參直養者也爲得爲孝乎

參曾子名曾子自稱其名參直養事者夫孝者尊親嚴父配天也爲敢稱於孝乎

而我沙門示父母以福善

善示父母以福善乃成德之所基

使行之而不輟

不輟謂行而不止者也

漸除生死永息輪迴

漸除去生死之因永息輪迴之苦

絕恩愛河竭煩惱海

漸除攀緣恩愛柰河枯竭無明煩惱苦海

脫形軀於假聚得果報之真實

脫離幻化身形體軀虛假血氣之聚得其無上善果真淨實際之位

豈小補哉

如上脫離假聚了達真實爲豈稱爲小補之表也

且父母有非行而子能爭之使不陷於不義

方焚身自害者亦以遠矣

猶得爲孝

孝經云父母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正謂此也而猶得稱爲孝爲

三十六

寧免脫離於惡道獲證於善果而已矣

結上文意使父母不陷於不義猶稱爲孝也又何況化父母爲善脫離於惡道得證善果而已哉矣矣

今我沙門剃髮剪鬚絕名棄利

剃除鬚髮者謂捨世間之形而絕虛名絕薄利也

遠榮辱去浮華

有榮必有辱故遠於榮辱去除世間虛僞之浮華也

遁慕無爲心遊物外

修慕無作無爲自然之道心優遊於萬物之表也

方焚身自害者亦以遠矣

方比也若沙門剃除鬚髮而爲不孝者比之介子推豫讓荊軻泰伯夷齊等焚身自害者遠之遠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論語子張所謂士者見危致命者能於當死而必死

三十七

言義死者

忘身取義者也

不愛其身

既忘身取義者故不愛戀其身

是以君子之道事不必果

君子所行之道凡事亦不以必定妙果也
唯義所在
唯獨取義之所在也
苟拘小道而弃大德則賢者之所不爲也
若苟且拘執於小人之道而反弃遺於大
德者子故賢人君爭未肯作爲也
昔商王受
尚書受紂王名諡法曰殘義損善曰紂
無道曰殘暴慢酷雲
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由不行乎仁政曰
無道也暴惡傷害曰殘猛驟傲怠曰暴
慢苛法濫刑曰酷雲
劉剔孕婦
劉音枯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焚炙忠良
不擇賢士忠良以火焚而炭炙
行炮烙之刑
銅柱以膏塗之下加炭火使有罪者緣而
紂與妲姬以爲大樂是謂炮烙之刑
斮朝涉之脛
斮音斫冬月晨朝觀涉過水者惸寒者謂
脛骨髓不滿斫折而看驗也
酒盈池肉盈林
以酒爲池懸肉爲林男女裸形相逐於其
間

內荒其色
宮中立九市寵妲姬荒亂婬色爲長夜之
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也
外廢其政
廢壞也政正也以正理立典常法則曰正
也由內荒色欲而外廢壞其國政也
極人間之富貴
極盡人間富貴欲樂者也
恣身外之驕奢
恣縱身外越分驕怠之奢侈
微子佯狂而去之
微子紂庶兄也因紂無道數諫不從則佯
狂顛狂而去之
箕子爲之奴
箕子紂之伯父殷帝乙之子諫而不聽被
髮作狂而爲奴
比干謂忠而諫遂剖腹而死
比干紂叔父也以直言諫紂紂曰吾聞聖
人心有七竅乃剖腹觀心而死
此亦不守全軀何不孝之可責耶

若比干等被髮剖腹亦爲不守全軀者何
不謂責不孝也耶
而孔子稱之以仁
夫子皆稱之以仁人也
豈直以全一身之鬚髮然後稱之爲孝者乎
結上文意豈直用全一身鬚髮而後稱許
爲孝者乎
是以聖人因事而立制理無常守
自古聖人因其事而設立制度其理雖故
而固無常守者也
子曰君子不器
論語成德之士不着於器量也
言器者各周其用
如車不可爲舡舟不可爲車也
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成德之士體無不具用無不周特非一材一藝而已君子所以不器者無不施焉也

語云致速恐泥

論語子夏謂泥者不通也大道愈遠而愈通小道致遠而塞泥也

此聖人之所病也

病患也因此聖人憂患泥事不通也

猶孟孫等四人問孝詞同而荅異

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武伯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憂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比謂問孝之言詞皆同故夫子所荅而有別異

孟以隨其器而授其道也

結上文意論語孟懿子即告衆人者語孟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語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語子夏能直養而或少温潤之色各因其材器之高下於其所失而告之有不同由是隨其器而授之其道也

又奚得以體而可局哉

結上文意三教聖人然各立門風其當行不同由是之道隨人根器而授之又何得用一體而可局量也哉

是以智士仁人不封着於名句也

智慧達士德行仁人不定封執着於名相語句以備枯局量爲例也

若子之問誠爲近矣

若子之所問誠實爲淺近而矣

拒毀第八　此篇因有所疑以拒之故曰拒毀

客曰延福莫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

莫無也欲延長於福者無能超過繼續於後嗣欲莫不稱爲不孝者無過不絕於後嗣也

美玩莫過於珠玉罄錦莫過於幣帛

嘉美玩好者莫過於珍珠金玉美麗粧飾者莫過於幣段綢帛已上四句皆引喻之辭

孔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父母生之莫大於續其後嗣又奚得以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此

捐貨財

弃捐貨殖家財

何違福孝之行遠貨身之道耶

因何違逆福祐孝順之善行遠離資助其身之大道耶

妙明曰子言過矣

言大過矣

夫妻子者身之餘

妻子爲身外之餘

貨財者道之餘

貨財爲道外之餘也

是以愛念情慾身之害也

是故用言妻子貨財偏愛妄念動情牽慾無益有損故爲一身之患害也

澄鑑清淨道之妙也

澄鑑者明鏡也言心若清淨之明鏡實爲至道之玄妙也

且前有金玉後有兕虎人必捨而走不敢取之何也以其先命而後利也

兕音寺似牛一角身重千斤以虎爲食乃傷人之惡獸也且豺前面雖有金銀珠玉其後或有兕虎故人必定弃捨而走不敢取前面金玉者何爲然也蓋先愛性命然後可以樂財利也

老子云身與貨孰多

欲厚其身必薄其利

得與失孰病

欲去其病先忘其得

是故甚愛心大廢

愛之愈甚廢之愈大

多藏必厚亡

既藏所多必有厚亡之患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殆危也可行可止則不危其身故曰知足不辱漢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故曰知止不殆也

可以長久

達此數句之義可以保身命之長久

又曰罪莫大於可欲

可許可也欲貪欲也欲心既萌何時而足

唯得爲務若也許欲者其罪更無大於此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貪不義之財而無厭足者禍患無過於此者也

咎莫大於欲得

咎殃也子曰戒之在得得貪欲也貪欲不止殃咎必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此複明上文知足不辱之意故知足之者

以不足爲足則常足矣

又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若不貪財只爲貪財天降災貪得財來人不在何如人在不貪財而然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驕矜肆也咎殃也凡居富貴之位不守其分而馳騁富貴驕傲者乃自遺弃其位而反招殃咎也已上數章皆出老子書

子獨不聞乎

謂子豈獨不聞言乎

且性命之於人重於泰山

天地之間萬物之類最貴重者人之性命也故以泰山俞之也

妻財之於人輕於秋毫

毫毛也唯秋毫極微極細妻財非不貴也有我則當用我既已亡其妻財非我所有故喻秋毫之輕也

其澄鑑清淨愛念情慾亦以類矣

結上文意以其澄鑑清淨則愛念情慾亦以類矣

是以聖人

指上古聖人及三教聖人而言

急其所大而緩其所小并其所重而後其所輕

急其所大者澄鑑清淨也緩其所小者愛念情慾也先其所重者性命也重其性命若泰山後其所輕者妻財也故輕其妻財若秋毫是也

誰有智者能損其所厚之生而趣其所薄之利乎

趣向也言誰既爲有智之士豈能損其所厚之生命而反趣向於其所薄之微利者乎

孟子所謂好貨財私妻子者不孝也

孟子所言五不孝者此第三也謂貪好貨財而私愛妻子不顧父母非孝子也而我沙門棄妻捐財於是道也可謂符合矣奚反以不孝而見責也

夫今沙門弃捐妻財而修其道者正合孟子之言而反見爲不孝之責也耶

夫學佛者

夫欲學佛道耶

了世道之浮脆明時事臧否

臧善也否惡也虛僞不實謂之脆謂堅俱者先了世道不實不堅之事然後而明察乎當時事務善惡之理也

崇德履道

崇德履踐聖道

去慝立身

去上聲除也慝惡也若去除惡而然後削可立身也

去暴慢以慈柔

禁止凶暴傲慢用行慈善柔和

制凶強以忍順

制服凶惡剛強而行柔忍和順莫不使人御善慶以達無爲莫無也御進也結上文數句若依此而行之則無非使人進善慶而通達無爲自然之道也

憑福孝以超有漏

憑依託也超越也漏滲漏也重舉上文憑依託以孝道必能超越至無滲漏之果位也

近光相称

近則光顯於祖宗称者也

速歷菩提

速歷近造也造猶到也遠則造近於菩提也

其福孝之大無逾此也

逾越也凡爲福孝之大端無能逾越光顯祖祢造歷菩提之爲極致者也

近則光顯於祖宗称者也

速歷菩提

歷近造也造猶到也遠則造近於菩提也

其福孝之大無逾此也

逾越也凡爲福孝之大端無能逾越光顯祖祢造歷菩提之爲極致者也

夫何惑哉

如上所言夫何惑也哉

在昔尊齊不嗣巢許無後

此兩句總結上文意夷齊餓死於首陽巢許隱跡於箕岫皆無後嗣也

而仲尼稱其賢

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許由亦然

未聞譏其非孝也

若夷齊許由未曾聞人譏毀爲不孝者也

今之沙門拋塵俗之纏縛尚物外之清虛

今之僧人拋弃塵世寃債之纏縛高尚於萬物之外務清虛無爲之道也

趣不往不来之方

趣乎證入也趣入不去不來真淨之大方
求無滅無生之理
以求無死無生之妙理也
方之夷齊巢許之道亦以遠矣
總結上文意若沙門所行之道比方於哉
夷齊許由之道亦其高遠矣
夫如是豈違福孝之行也哉
夫如此所行之道豈何違背於福孝也哉

折疑論卷第二

折疑論卷第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五三九頁上六行末字「鋪」，徑作「飾」。下同。

一　五三九頁上一六行「亦結上文意以」，徑無。

一　五三九頁中一行至二行「此六經不過五十萬字」，徑無。

一　五三九頁中三行第八字「記」，徑作「計」。

一　五三九頁中八行「孟子書云」，徑無。

一　五三九頁下六行至七行「鵬之背高大而不異別而高過於丘陵者」，徑作「泰山之高大而不過於丘陵」。

一　五三九頁下四行第九字「者」，徑無。九行第五字、次頁上三行第四字及第八字同。

一　五三九頁下五行「鯤之大不知幾千里也」，徑無。

一　五三九頁下六行至七行「鵬之背不知長幾千里也」，徑無。

一　五三九頁下八至九行「去以六月有身」，徑無。

一　五三九頁下一二行「若此之魚」，徑無。

一　五三九頁下一三行「既是其大」，徑無。

一　五三九頁下一四行「之水」，徑無。

一　五三九頁下一六行「禮記月令篇雀入大水爲蛤即蚌蛤也」，徑無。

一　五三九頁下一七行「麗龍」，徑作「驪龍」。

一　五四〇頁上一行「枳音止周禮曰」，徑無。又「亦藥名」，徑無。

一五四〇頁上七行至八行「結上文意……大也」，經無。

一五四〇頁上一三行「鍾樂嗇也」，經無。

一五四〇頁下一六行「兩儀生天地也」，經無。

一五四一頁上一七行「相從」，經無。

一五四一頁上一一行「結上文意」，又末字「同」，經無。

一五四一頁中一七行末字「時」，經無。

一五四一頁中一一〇行第二字「豈」，經無。

一五四一頁中一四行至一五行「然後焉得知其餘廣大者哉」，經作「馬知其餘廣大」。

一五四二頁上一二行「魏公孫朝即衛大夫」，經作「公孫朝即衛大夫」。

一五四二頁上一六行「也耶」，經無。

一五四二頁上一九行第一〇字至本頁中一行末字「恐……也」，經無。

一五四二頁中二行「何上」，經、清作「河上」。三行同。

一五四二頁中六行「傳岩」，經作「傅巖」。

一五四二頁下一七行「百陽」，經作「伯陽」。一八行同。

一五四三頁上四行第五字至五行末字「夫……耶」，經無。

一五四三頁上七行「經來註見在前」，經無。

一五四三頁上一一行「付岩即付說」，經作「傅巖即傅說」。又「湯高宗」，經作「商高宗」。

一五四三頁上九行「三寶録云」，經無。

一五四三頁中八行「說命之」，經、清作「說命篇」。又「其德」，經作「孫」。又第一三字「祖」，經無。

一五四三頁中九行「奉紹」，經、清作「奉詔」。

一五四三頁中一二行末字至次行首字「鳩慈」，經、清作「龜慈」。

一五四三頁中一四行「侍之」，經作「待之」。

一五四三頁中一七行第一〇字「屋」，經、清作「渥」。

一五四三頁下四行第一〇字「聞」，經、清作「問」。

一五四三頁下六行第六字「諾」，經作「諾曰」。

一五四三頁下一二行「經相」，經作「經箱」；清作「經像」。

一五四三頁下一三行第一〇字「搞」，經作「敲」。

一　五四四頁上三行「佛印」，清作「晦堂」。

一　五四四頁上五行「嘗詰」，徑、清作「嘗詣」。又「晦安」，徑、清作「晦堂」。八行同。

一　五四四頁上六行「吾弟子」，徑、清作「二三子」。

一　五四四頁上一〇行「堂曰」，徑作「晦曰」。

一　五四四頁中一六行「至古自今」，徑作「自古至今」。

一　五四四頁中末行夾註「註見在前」，徑無。一五行第一〇字、次頁上三行第一〇字「王」，徑無。一五行第一〇字「表」，徑無。

一　五四四頁下一三行第一〇字「王其」，徑無。一五行第一〇字「表」，徑無。

一　五四四頁下末行「而以」，徑無。

一　五四五頁上一一行「介子曰」，徑作「豈特」。

一　五四五頁中末行「後効此」，徑無。

一　五四五頁下一行第一〇字「也」，徑無。又第一四字「於」，徑無。

一　五四五頁上二行至三行「門人……歸之」，徑無。

一　五四五頁下五行第四字「之」，徑作「之曰」。

一　五四五頁下七行「文出禮記」，徑無。

一　五四六頁上一一行至一二行「此言」，徑無。

一　五四六頁中一八行至一九行「次復……之言」，徑作「古者網古」，徑無。

一　五四六頁下一一行「養生」，徑作「養牲」，徑無。

一　五四七頁上一四行「窓烏瓜切窓下之地水聚也」，徑無。又「罟者網古」，徑作「古者網罟」。

一　五四七頁上一五行「不滿天」，徑、清作「不滿尺」。

一　五四七頁中一一行「養牲」，徑作「養生」。

一　五四七頁中一一行至一二行「不得已而釣也」，徑作「不得已釣也」，徑無。本頁下一四行夾註「註見上文」。

一　五四八頁上八行夾註「八彩」、「重瞳」、「寬闊」，徑無。

一　五四八頁中三行「焉豈特直」，徑作「無始」。

一　五四八頁下一六行「光明」，徑、清作「善美」。

一　五四九頁下一九行「謂者言說之辭」，徑無。

一　五五〇頁上二行「行行」，徑、清作「行仁」。

一　五五〇頁上二行至三行「謙辭退疑不敢質言也」，徑無。

一　五五〇頁上四行夾註「註見上文」。

一　五五〇頁中一四行「窓烏瓜切窓下之地水聚也」，徑無。又「罟者網古」，徑作「古者網罟」。

一　五五〇頁中一五行「不滿天」，徑、清作「不滿尺」。

一　五五〇頁中末行「子然」，徑、清作「孔子」。

一　五五〇頁下四行第一五字「國」，

經無。

一　五四七頁下七行「仁慈含忍註見上文」，經無。

一　五四七頁下七行至八行「常尋常也倫即倫類也此言」，經無。

一　五四七頁下八行末字至九行首字「其異」，經無。

一　五四七頁下九行「者也」，經無。

一　五四七頁末行第九字「清」，經、清作「青」。

一　五四八頁上八行「血氣」，經作「血器」。

一　五四八頁上八行「意承志」，經置「之下。

一　五四八頁上一一行至一二行「禮記……而行之也」，經無。

一　五四九頁上一行「子夏」。

一　五四九頁上一行「夫先」之「於六行」。

一　五四九頁上一行「設」。清作「設」。

一　五四九頁上一二行「子憂」，清作「子夏」。

一　五四九頁中一一行「君子……妙果也」，經無。

一　五四九頁中一一行「苦海」，清作「河」。又「之海」。

一　五四九頁中一九行「哉矣哉矣」，經無。

一　五四九頁上四行至五行「是重言所問曰是何言歟也」，經無。

一　五四九頁上七行「之義」，經作「之意」。

一　五四九頁中二行「斫折」，經作「折」。

一　五五〇頁下一四行末字「故」，經、清作「設」。

一　五五〇頁中一一行「懍寒」，經作「怯寒」。

一　五五〇頁中二行「斫折」，經作「折折」。

一　五五〇頁中三行「結上文意」，經無。又第九字「然」，經無。

一　五五一頁上一一行「別異也」。

一　五五一頁上一七行「結上文意」，經無。

一　五五一頁上一五行「別異」，經作「子夏」。

一　五五一頁上一四行第一〇字「故」，經無。

一　五五一頁中五行「柰河」，經作「之河」。又「苦海」，清作「設」。

一　五五一頁中一一行首字「知」，清作「心知」。

一　五五一頁中一三行第一五字「者」。清無。

一　五五一頁中一三行「即佛之戒經論」。

一　五五一頁上一一行「禮記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爲孝乎」，經無。

一　五五一頁上一一行「父母生之莫大焉」。下同

一　五五一頁上九行「酷雲」，經作「酷虐」。下同

一　五五一頁下一一行「已上四句皆」，經無。

一五五一頁下五行「爲僧者弃去妻子」，徑無。
一五五一頁下一二行「言大過矣」，徑無。
一五五二頁中一〇行「者也」，徑無。
一五五一頁下一八行「是故用言」，徑無。
一五五二頁中一五行至一六行「此次頁下一行同。
一五五二頁中一五行至一六行「此復明……常足矣」，徑無。
一五五二頁中末行「而然也」，徑無。
一五五二頁下四行「已上數章皆出老子書」，徑無。
一五五二頁下六行「謂子豈獨不聞言乎」，徑無。
一五五二頁下九行第六字「俞」，徑、清作「喻」。
一五五二頁下一八行「指上古聖人及三教聖人而言」，徑無。
一五五三頁上一一行至一二行「孟子……非孝子也」，徑無。
一五五三頁上一五行至一六行「夫今……也耶」，徑無。
一五五三頁上一八行「夫欲學佛道耶」，徑無。
一五五三頁上一九行「時事」，徑、清作「時事之」。
一五五三頁中六行「然後則」，徑作「後」。
一五五三頁下一〇行「此兩句總結上文意」，徑無。
一五五三頁下一四行「許由亦然」，徑無。
一五五三頁下一六行「若夷齊……者也」，徑無。
一五五四頁上八行第九字「何」，徑無。

折疑論卷第三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弦八

評議第九 前篇評論禮儀之爲故曰評儀

客曰黃帝垂衣而縉紳之服備　一
留於世間而化利天下也故衣冠始治於
黃帝
素王制禮而曲躬之貌形焉
素空也言孔子有君師之德無君師之位
佐傳序云夫子作春秋爲素王佐丘明傳
春秋爲素臣故禮樂始興於孔子

服爲三德之初
三德者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
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
道此三德惟服最先故曰初也
貌列五事之首
五事尚書云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
聽五曰思註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
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聽作
謀睿作聖此五事惟貌最先故曰首也
子路遇難不忘結纓
纓即繫冠之帶也子路遇衛太子難結纓
正冠而死雖困而不廢其冠冕
原憲雖貧不離華冕
莊子云原憲魯人也貧居破屋常戴其冠
子貢曰過之病甚憲曰吾聞無財爲貧道
不行爲病吾貧而非病也
今之沙門
言當時之僧人
剃鬚髮衣緇袍
衣音義穿也緇黑色也袍大衣也
外無跪起之儀內絕溫恭之禮先王之制得
不違乎
外於君王處無跪拜之禮儀內於父母處
無溫和恭敬之禮貌將其古先哲王制作
之法不行焉得亦不違背者乎　六
妙明曰甚矣子之不達也
甚過也此責客問甚不通達於理也
古者蛇身虎鼻之君牛首龍鱗之聖
伏羲蛇身龍鱗禹王虎鼻神農牛首皆聖
君也
啖羶飲臭
啖食也羶腥也臭肉之壞也遂人氏以前
無火人以生肉新血而爲食今祭祀用牲
然也
衣羽衣皮
衣俱去聲黃帝已上未有衣服皆用禽獸
毛羽皮爲衣
夏則居橧巢
橧音曾鳥巢也上古聖人無屋夏則居鳥
巢
冬則居營窟
營造作也冬則居造作窟穴而住
道崇質朴
論道也則崇敬
德尚清虛　六八
論德也則尊尚於清虛無爲也　三
未知溫恭跪起之儀不識章甫縉紳之美
總標前問章甫天子之服縉紳註見上文
故密義被髮而足不履屨
被髮跣足

神農露頂而首不加冠
頭無冠冕
當於是時
當於此聖人時
豈有簪纓冕服之飾也哉

結上文皆是聖德之君無爲之道化利天下焉豈有簪纓冕服而爲莊飾也哉
而六經諸子稱其至德未聞以冠冕之閑責其非理也
謂六經諸子之書惟稱至德之道未曾聞

惟責無冠冕而爲非理也

昔魯哀公
家語哀公即周之三十三主也

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
冠上去聲下平聲問舜帝戴何冠也

孔子不對
夫子不荅其說

公曰寡人有問吾子不對其意何耶
寡少也此國君謙辭言少德也故曰寡德所問夫子不荅何也

孔子曰以公之問不及於大方思其所對而對之
子曰因見公問其語不大方纔思其所對之辭

公曰奚爲非大
注

公言何爲不大

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惡音悞嫌也舜爲君也以德化民好愛生成嫌惡殺戮
其政任賢而去不肖

去上聲肖不賢也行國則選任賢德去其不賢

明並日月
德明比並如日月也

化行若神

風化大行感應如神

龜鳳呈祥麟龍叶瑞
格物論云麟鳳龜龍爲之四靈乃王者之嘉瑞國有聖王則太平之世而現也

公獨以冠冕而問故非大也

若冠冕之問不是國政之大事也
夫如是則道德禮樂在乎人之所爲也
蓋道德禮樂皆在當時人君之所爲也
非章甫冠冕之所致也
不是章甫冠冕所致之道德禮樂也
五

老子云失道而後德
道自然也德猶得也道衰以德化之故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
仁者有愛利之心故德衰以行仁故曰失德而後仁

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
義者有斷制之心仁心衰而以行義故曰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
禮者有強民之意由義衰而用禮故曰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言禮者非合無爲之道也故老子所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言不務其內而

修飾其外故禮則出乎人僞也
是以聖德之君用無為之道化利天下
上古有道聖德之君用無作無爲之道化
美於天下由道亡德失而後尚仁至於仁
亡而義失又則尚其禮也故老子所言禮
者身外粧飾之虛僞也
美拘於禮節乎
何拘執於禮貌小節之粧飾者乎
禮者敬而已矣
禮者恭敬之儀已矣
敬在乎心
故敬之禮出乎本心
而非在乎冠冕也
不是冠冕能生敬禮也
夫聖人之道豈直局於儀飾而已矣
夫上古聖君用敦德賢朴行道以化民焉
豈直以局在冠冕儀飾而已矣
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鐘鼓云乎哉
論語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
以鐘鼓則爲樂此遺其本而專其末豈禮
樂之謂哉
禮主敬非但崇於玉帛所貴乎安上治民也
禮記禮主敬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所以辯上下定民治故安上治民莫加
於禮故不崇敬於玉帛
樂主和非獨在於鐘鼓所貴乎移風易俗也
禮記樂主和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樂所以在治而和民聲故移風易俗莫加
於樂也故不獨在於鐘鼓也
故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君子者成德之稱不以微小之知可許受
之以大也
然聖人所制歷代服飾以中國之民行中國
之禮者雖不可廢也
黃帝制衣服周公制禮樂以此粧飾化利
中國之民行中國之禮然雖不可以廢之
而爲離塵之士蹈彖外之高行者又奚能倣
之哉
蹈高蹈也倣者詩角弓章云爾之教矣民
胥効矣註曰王位在德元風俗之樞機也
教則民効其甚速若雖離塵寰之高士萬
象之外而行高遠之行又何直用倣効此
曲躬冠冕之禮以局哉
且酈生長揖於帝高
酈生傳曰漢高祖甯詔秦之隱士酈生食
其食已至賜妥罷謝見侍女爲帝洗足
以帝不重賢不拜長揖而曰謝廷中之正
座
許由拒命於帝堯
莊子讓王篇堯讓天下與許由由拒命不
至
河上坐見漢文
列仙傳漢文帝好道德嘗使使問義於河
上公公曰道高德貴不可逆聞後帝親幸
其庵河上坐見於帝
諸葛卧傲先主
史記諸葛孔明隱居南陽草廬徐庶薦於
先主先主往見孔明睡而不起
斯皆道光四海德被諸方

如河上諸葛等皆是道妙光輝四海德行
普被諸方
自古稱之以爲高尚
尚猶上也自古至今稱河上諸葛等以爲
高尚

亦未見以跪起之閑責其非儀也
閑少也此標前之所問謂已上數人亦未
見跪起之閑少責其非儀也
今之沙門道崇敎信志慕無爲
今之僧人習佛祖之風道崇高遠而敎厚
信實峽志深慕無爲之道
內不禮家君
家君父也
外不拜人主
人主者國王也
方河上之輩亦以類矣
有德高僧比河上之等輩亦皆同類矣
以此觀之自古賢德猶有高居井里肅傲雲
山

孟子九百畝爲井田五鄰爲里歷觀古之
賢人德士慕其道也或高隱於井里或嘯
傲避世而隱雲山之間
天子莫得而臣王侯莫得而友
禮記儒行篇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
諸侯莊子天道篇曰曾子居衛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
致道忘心矣
禮儀制度不可得而拘也
結上文天子莫得臣諸侯不得友者之意
豈可拘於禮儀制度也哉
此聖人所絕也

而況象外之敎乎
而何比況於沙門乃出塵象外之聖敎者
乎
是以君子隨其所宜無適不可
是故君子惟義是從但有所宜者無適而
不可也
豈區區冠冕禮儀而能擯棄哉
爲豈特用區區小貌冠冕禮儀而能擯棄
也哉

舉問第十 此篇舉前事而問故曰舉問也

客曰季路問事鬼神
季路即子路也客假此以徵釋氏言地獄
鬼神生死之事以爲問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子曰未
知生焉知死

論語註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
則知死之道晝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
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
不告子路不知此所以深告之也
此孔聖人絕不言之事也
今佛敎輒說生死往來之事鬼神報應之徵
令釋敎專說生死往來虛誕之事鬼神善
惡報應分明徵驗
吾恐此爲非聖哲之語也

孟子曰大而化之謂之聖書云知之者曰
明哲謂之道者也故客曰我恐此佛之道
不是聖哲真誠之語也
夫履道者當含和醞素
夫行履此道者當量包含冲和醞積純素

篤信務實

篤者純厚也信者誠實也務者專力於事也誠者誠信無妄之謂唯純厚誠而務實也

何必說生死以亂其心言鬼神而惑其志也

若也舍和蘊素篤信務實者又何必用談說生死而亂其心言論鬼神而迷惑其志也

妙明曰子之所言可謂見外而未見其內責客曰子能見他外教中說生死鬼神之事不見自已教中亦有所言之事中庸子曰鬼神之爲德也大極圖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註曰始處是生言生之初終處是已言已定說死求近而不求其遠也

只求淺近之事而不求深遠之理也

以子路性氣剛烈暴虎馮河不善攝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

馮音平以子路躁性勇氣剛強猛烈暴虎馮河者非舟而度也不善攝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責子路之辭也

脑髓崛起

崛魚勿切特起之意謂子路胸腦高起縱肆之貌

言無卑讓

人事尚然不能如何能知鬼神之事

是孔子抑而遏之豈盡實之言乎

是此也孔子抑按止絕而遮遏之意焉豈是實無鬼神之說乎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論語孔子謂非其鬼者謂不當可祭之鬼如祭之者諂求媚也

人神曰鬼

伸而生之爲神曲而死之爲鬼

鬼之言歸也

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

人之魂魄所歸注也

春秋左傳曰人生始化爲魄既生魄陽曰魂禮記曰魂氣歸於天體魄降於地蓋魂者神也陽也氣也魄者精也陰也形也結上文人之魂魄所歸而徃反者也

言其非祖考鬼神而祭者諂求也

祖及父亡之皆稱爲考言不是自已祖考之鬼神祭之者諂求也

又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三年喪畢神主以立於家廟以鬼神之禮於春秋之時而享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春之雨露既濡秋之霜露既降皆舉祭祀之禮由寒暑變移展其孝思也

又曰生時愛敬

父母在生則事之以愛敬

死事哀戚

父母既死則事之以哀戚

又曰喪則致其哀

父母死喪則致其哀戚

祭則致其嚴

歲時祭祀則盡其嚴肅

又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后稷周公始祖昔者周公攝政因行郊天
之祭以始祖后稷則配天享之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文王周公父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周公
因祭上帝於明堂乃尊父以配享之此宗
廟文王嚴父以配上帝也
又曰生則親安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懽心則父母生而
安其榮養

祭則鬼享之
父母死而爲鬼則享其祭祀也
又曰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事天明即父乃合天道也事地察即母乃
合地道也既有是孝則天地神明之理甚
彰著矣
又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能致敬於宗廟則宗廟鬼神之禮甚彰著
矣
孝悌之致通於神明

孝悌之道致其所至幽則可以感通於神
明已上數章皆出孝經
又曰生事之以禮
父母生存則愛敬以禮
死葬之以禮
父母既亡則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
父母既葬則祭之以禮
又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間去聲菲薄也論語孔子謂禹王所行之
事吾無指點有媿隙能致孝乎鬼神謂享
祀豐潔薄自口腹厚祀鬼神也
禮記有祭統祭儀唯言配天祀帝享祖嚴親
奉神事鬼之道
結上文意禮記中有祭之儀軌今以引之

而爲証唯者獨也不謂獨祀上帝享祖宗
祭神奉鬼之道非也只是責子路氣質剛
勇不能辭讓誠意之辭
豈絕人事神鬼而知生死哉
豈獨以佛家好言鬼神事乎
結上文意豈獨以吾佛好說善惡文意爲
鬼神報應之事乎
夫如是何儒釋相違之有哉
如上數文孝經論語禮記尚書周易之言
皆孔子之教明其生事死葬配天祀帝享

祖嚴親奉鬼神之道若此則儒釋之教何有相違悖也哉

解域第十一（此篇以別夷夏之域而不同故曰解域也）

客曰仲尼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古無字論語謂是羲狄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分蓋孔子傷時君之亂而嘆也雖有其君不行其道非實無也孟子曰吾聞以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此責陳相許行用諸夏之禮儀變爲蠻夷者也

且吾子曩時學二帝三王之道六經諸子之書

客責妙明昔爲儒時學堯舜夏商周之道習易詩書春秋禮記樂記之六經持莊子列荀等諸子之書今更捨之更改捨而弃之反學西域之言不亦陋乎

反者不合也反以爲學西域佛之言教爲之鄙陋者乎

妙明曰吾昔未見大聖人微旨之時亦嘗出此語與子所見不相遠也

謂我昔未曾見大聖佛微妙之旨者亦以曾出此語言與子知見不相遠也

今則不然

（夷）

若今之所言則不然如是也

（夫）

若子可謂知禮樂之華而闇道德之實窺爝火之照而未覩日月之明也

闇幽也昧也爝火者小火把也今若許子可爲曉知禮樂之光華而闇昧道德之真實者何異莊子云日既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照也不亦難乎謂客之所見於小火也而未見日月之明也

（去）

孔子所語疾時君之廢禮孟子譏陳相之專農意有所主理非決然

結上文兩節之意所謂孔子所言則蓋傷昔時人君之亂而壞禮孟子所言許行陳相之見反變爲蠻夷而專此兩者俱務農事非君子所行之道也

昔孔子欲居九夷

論語注東方有九種夷後漢東夷傳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欲居之者乃明乘桴浮於海之意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曾出此語言與子知見不相遠也

或有曰陋如之柰何故夫子曰君子居之則化何陋之有耳

（去）

及仲尼周流天下而時君莫行其道及至夫子周流七十餘國欲行先王之仁政故當時國君皆無行其道者

孟子思濟斯民而諸侯無聽其說

孟子亦遊諸國說行仁君之政思濟斯民諸侯亦不聽其說

豈爲陋西域之術而弗用也耶

若孔子疾時君之廢禮孟子譏陳相之專農而諸侯不聽其說爲豈是鄙陋西域之教而不用耶

夫姬文姒禹君之聖者也日磾由余臣之賢者也斯皆生於夷狄

日音密磾音低姬文王姓姒禹王姓文王生於西邠禹王生於石佃二聖俱生於夷

邦於中國行仁君之化仁君之政未見言其廢政也金日磾漢文帝時忠臣番人也有賢人之德由余始皇帝時入秦之界使亦賢人也若文王禹王金日磾由余等明君賢臣俱係夷狄之人也

太康周幽君之荒者也

史記太康啓之子禹王孫也好畋獵尚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荒湎其甚若此其國未或不亡也史記周幽王寵褒姒以不好笑幽王爲烽火大鼓命曰若有寇至舉火則以救之幽王戲之後胡兵至王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姒大笑幽王悅之後胡兵至王舉烽火諸侯不信意以爲戲遂殺幽王於酈山之下而虜其褒姒也

石趙虜秦君之暴者也

史記石趙即石勒也東晉元帝時專於殺戮史記虜秦始皇也縱行無道吞併天下之凶暴也

趙高李斯臣之佞者也

佞諛佞也趙高宦官也李斯丞相也二人皆始皇之臣殺太子扶蘇及二世胡亥佞景宇文臣之悖者也

史記侯景梁武帝悖逆之臣困武帝於臺城而死宇文隋陽帝悖逆之臣逆殺煬帝於洛京

殷紂都於東洛而惡究殘

殷紂紂王也誕法殘義損善曰紂都於洛陽中原縱恣究惡而殘害無道也

黃帝道慕華胥

列子云黃帝閒居大庭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夢遊華胥之國後舉華胥之治

老子義學天竺

尊釋篇古道經元皇歷云天竺有古皇先生即吾師也善入泥洹化遊天竺今已返神還乎無名絕身滅影不始不終綿綿若存吾今遊矣

穆王過終北而忘返自鄙周室之弗如

列子云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返周室慕其國儻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數月乃復既返周室鄙嫌周國之治不如北之治也

齊桓適遼口而忘歸自思齊國之不若

列子云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甥舅諫曰君捨齊國之廣人民

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云自思齊國之
不如於此也
且壯星之辰
壯星之辰者壯斗七星之前有五星天文
步天歌曰第一座名紫微星第二座太子
（干）
星第三座庶子星第四座后宮星第五座
天樞星以星言之爲壯辰也
在天之中
又步天歌中所謂天之中有三垣若品字
而排第一紫微垣第二太微垣第三天市
（共）
垣外有二十八宿分位焉諸餘星以理取
之其辰正在天之中也
在齊之北以此觀之齊魯漢魏之地未必爲中也
言壯星辰在齊地分之北如此則齊國魯
國魏國等亦未是中也

若此以彼爲西戎彼必以此爲東夷矣
假如此望彼天竺國爲西戎彼必指此國
爲東夷之地也
而又且孰爲其中耶
孰誰也若此則果以將誰國而爲中國也

自高天之所覆厚地之所載
若自天之所覆蓋地之持載於中而無遺
際
山川之廣邦域之多不可以億數而記
算數曰十萬爲億言天地之間山川廣大
（王）
邦域盛多故不可以億萬之數而記之
又焉知此爲中乎彼爲邊乎
若此言之又何知此間爲中國彼間爲邊
乎
且佛經以三千大千世界爲一化佛所王之
寰宇也　王去聲君臨天下曰王經云三
千小千世界爲中千世界三千中千世界
爲一大千世界如三千大千世界爲一化
佛所掌寰區之宇也
吾是以尊而學之以從其大

且大海一滴味具百川
則睹大海一滴之水具全百川之味然百
川混流入海故味則一也
出世之道頗知則世間之道不勞而得矣
但頗少知出世間之道則世間之道不待
勞慮而知得矣
夫如是則周孔之道其何捨之有耶
復以第一篇中之義總結已正之故是言
之其何曾弃捨之有也耶
非聖賢拘於夷夏而人自夷夏耳

如上問荅不是賢聖之人拘於夷狄華夏
而惟小人自拘於夷夏之分別耳
釋謗第十二（此篇解釋毀謗之疑故曰釋謗）
客曰吾聞持戒者防一切惡發一切善清淨
無染不茹葷物
（共）
客引釋氏戒法言我聞戒者凡一切惡事
（王）
防護不可爲一切善事可用以發方爲清
淨不染又不可用五辛葷茹以是徵難
今見沙門觸染梵行駝嗜酒漿
梵語梵此云淨也客言今見僧染淨行駝

着嗜爰於酒漿也

權量商賈貿易貨殖

秤爲權尺爲度量行曰商坐曰賈交易市價曰貿改變無常曰易交財化物曰貨積聚財實曰殖

以此觀之豈無犯耶

用此觀視豈不犯於戒律也耶

妙明曰子之所言畧少近而忘遠取小以遺大也

責客曰子所言之如畧少近而忘其深遠而取小節忘其廣大也

夫日月雖高而蝕

陰陽誌云日者衆陽之宗月者太陰之精以高而言則日月去地四萬餘繕那亦云由旬一由旬四十里如此之高尚有所蝕

三三

之患難也

圭璧雖貴而瑕

圭瑞玉也說文曰上圓而下方天子大朝以執之實中最貴者也瑕者玉有赤色爲瑕至貴之寶尚不免於瑕也

公輸能授人之規矩

授與也孟子曰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圓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謂能授與人方圓之法

不能使人巧而爲之

然與規矩之器而不能使人之巧妙而爲之

聖人能授人之戒律不能驅人履而行之

佛聖雖能授與人戒法律儀固不能使人堅守不犯而行之

皐陶能罪盜濫不能化貪夫爲彘齊

陶音姚乃舜王賢臣尚書稱之聖臣掌刑法之官雖有片言折獄之才不能勸化獄中盜濫之徒爲伯夷叔齊之義讓呂刑能誅兇殘不能令惡子爲曾閔

尚書呂刑篇呂侯爲天子之司寇周穆王命訓刑以告四方不能教化自子之惡成曾參閔子騫之孝行

唐堯之聖哲不能化丹朱之愚

尚書丹朱堯之子生而不肖故授禪與舜

仲尼之仁賢不能遏盜跖之暴

莊子盜跖柳下惠之弟無道兇雲侵暴民良橫行天下大國守城小國入堡孔子往教馬及田謂柳下季曰幾不遭虎口之難

舜德不澤商均

三四

諡法仁聖盛明曰舜尚書商均舜之子無大人德遂禪位與禹

周恩不霑管蔡

尚書管蔡成王二叔也封國號於管蔡流言謗周公而後俱被殺之也

豈刑法之不峻而道德之備者哉

結上文皐陶呂刑之法豈不險峻堯舜周孔豈無道德而尚不能責盜濫化兇頑教子弟俱爲賢孝之行也

奚獨以茹葷嗜酒而見責耶

何以獨將沙門食葷飲酒見責爲過也耶

在昔嚴陵垂釣

史記嚴陵者漢之明人也姓嚴名光字子陵南陽人光武未興之時而爲友以王莽之亂隱釣於七里灘

子牙直鈎
史記子牙者姜太公也姓姜名尚字子牙因紂王無道隱於渭濱文王獵而得之遂拜爲太公望破紂而立周

買臣負薪　　夾
史記朱買臣漢時人家貧常負薪讀書後爲會稽太守

晁吾陶冕
史記晁吾乃夏時造冕之人後獲顯榮

禹治溝洫
史記禹王導百川東入於海而萬姓免爲魚鱉之食故功推於後世

舜耕歷山
史記歷山即中條山之別名也在河之東舜未遇時曾耕於此山

相如臨邛而自酤
臨邛地名史記漢時人司馬相如未遇時臨邛醞釀而賣後顯榮乘駟馬之車也

朱亥未遇而親屠
史記朱亥未遇時親爲屠後遇衛國封信陵君

是以君子達則兼濟天下不達則獨善其身若嚴陵子牙買臣晁吾禹舜相如朱亥等皆聖君賢臣身既通達則道兼濟於天下身未通達則獨守善其身也

夫有生之最靈者人也天生萬物皆名有生唯人類最靈最貴者也

人也者口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論語匏瓜者即音互瓜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身非木石焉能裸而不衣人之身也不是木石之類何能裸赤體而不着衣也

雖手足之健捷不足以逃其饑　　夾
然雖手之能持足之能行不能逃躲於饑渴

必資飲食而養其命
比然用飲食以資養其性命

毛髮之緻密不足以禦其寒比資衣以蔽其體

然雖人身有毛髮之緻密不可以禦備其寒冷也必資助衣服以遮被其身體也

故知衣食可以資身命身命可以資道業

衣食既備可以資養身命身命既安則可以資助道業也

苟衣食之不足而道業將就廢也

諺語云人無根本水食爲命苟者誠也誠若人無衣食而必絕乎身命也身命既絕道業豈不廢乎

且脩德者不樂坐食於人吾祖師有云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直欲自營其衣食備歷於艱苦庶知世道之勞慮

吾門諸祖直要自經營於衣食之備以歷　　夾
於艱辛之苦庶以知世人耕織之道艱難則節儉其用也

民力之辛酸
辛酸者戚眉之貌男耕女織皆有辛酸之力

然後進善屢道捍拒生死
捍抵也拒禦也既知世道之勞苦其所須而俱備然後則可以捍抵拒禦生死之事也
蓋以出乎慚愧之心而伏乎驕慢之志
不且失節謂之慚心無非用謂之愧允衣食之用大槩要知出處艱難則有慚愧之心而降伏乎驕傲怠慢之愚志也
亦非不善之爲也
總結上文意如前所疑權量商賈等事亦不是不善之事
豈獨以商貨而見譏乎
焉豈獨用此商賈貨而爲譏謗者乎
是以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是故君子所行之道於語默動靜之間可進則進可止則止行藏之際皆可以如是也
不隘其情
君子所行之事不以窄隘其情
不流其性
亦不流蕩其性
其道貴於適用
意所必從曰適故君子之道無可無不可故曰適用而已
奚
豈一途而可盡哉
聖人之道而有萬殊至則一也焉豈局於一途而可許爲進善進美也哉
辯施第十三 此篇爲辯論捨施故曰辯施
客曰孔子云禮與其奢也寧儉
論語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所謂義禮貴得中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
又云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
論語遜順也固陋奢俱失其中而奢之害也
老子曰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去皆上聲老子所云甚奢泰三字皆是過中不當之義是以聖人去除甚過音樂奢過服食大過宮室若無此三者則合中矣
昔者楚靈王好奢卒至身亡
史記楚靈王因建章華臺若囊其民後被吳王所敗以致亡身
秦政好奢終滅於國
史記秦國號也政始皇名也始皇乃莊襄王納大賈呂不韋妾有姬時已有娠而生
政世謂始皇爲呂政及即王位併吞六國一統天下自以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及更號曰皇帝故稱始皇帝專一形威立國焚書坑儒暴雲不道好奢東海求仙崩於沙丘不三年而國滅矣
今佛家以身命施爲福之最用身命布施爲得福最多
以七寶施爲福之次
用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琥珀珍珠等七寶爲施皆得福次矣
喻之以善惡
譬喻化人則用善以懲惡
曉之以因果
曉喻導人則用因以明果
使人傾囊倒廩竭資而施以爲祈福

因以善則上天堂惡則隨地獄曉喻因果使人人盡其囊財竭其倉廩以爲求福勸人爲善也

已而宏麗所居營葺不已飛樓疊閣金碧爭光不亦泰乎

謂僧人自已所居之屋宏大之美緻累年營造不已如飛揚之樓重疊之閣飾之以金碧爭光之色如此不亦奢泰者乎

妙明曰子之所問知其流而未識其源責客曰只知聖人之所流不知聖人之根源也

見其淺而未達其深仲尼疾時君之奢逸仲尼荅林放之問曰禮與其奢也寧儉乃疾時君之奢逸故發此言也

老子警人主之昏溺

老子言去甚等辭乃警省人主當時之昏溺發此言也

豈謂止布施之語哉

孔老二聖發此言時佛教未流於此國豈是絕布施之說也

昔者虞舜耕於歷山恩澤不霑於朋戚衣食不及於二親

虞國舜王都此舜王初時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側陋微賤之時朋友親戚之處無恩惠之與霑父母之前無豐盛衣食之所養如此者何也蓋以未遇其時也

太公釣於渭水財貨不周於妻孥惠施不霑於鄰里

太公未遇之時釣魚於渭水之陽妻子尚不能周給何有惠施於鄰里者

及其登九五之位

結上文如易乾卦爻辭初九潛龍勿用註曰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龍九二見龍在田其德以著以聖人言之舜田漁時也九三君子終日乾乾雖人位以在下體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舜之玄德昇聞時也九四或躍在淵龍之所安也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舜三歷試時也九五飛龍在天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若舜即帝位也故曰登九五之位也

應飛熊之夢

亦結上文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者非熊非羆非虎羆王之輔果獲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嘗云當有聖人適周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立爲師也於後佐武王伐紂以雪兆民塗炭之苦者非熊之兆夢也

惠澤八方恩霑四海

總結上文兩節之意惠者惠施之利也澤者澤潤也舜居君位無爲而治天下也太公佐武王革紂王之雪民蓋八方者四方四維也四海者東西南北四海也故八方四海之內生民皆獲其恩澤也

但饒財則貴其惠施

聖君賢臣豐饒則兼濟於天下是以物惠於方四海之內皆蒙恩澤也

窶之則貴其履道

窶其矩切窶之者貧窮也既貧而無位則貴乎安然而以行其道也

子曰富而不施貧而無所救
結上文兩句之意故所謂若富者不施物
以濟之則貧者無所救拔也
昔趙盾饋食於靈輒卒感扶輪之報
史記趙盾晉臣也常遊於桑閒見餓人以
[三三]
食餉之盾好直諫一日晉君呼獒敺之又
[三四]
預脫去盾所乘之車去其一輪駟馬擒其
二馬盾及升車而不能行倏有一人扶輪
而行則脫其難遂問曰扶輪者誰荅曰吾
桑閒餓人也爲報一飯之恩耳

漂母餉飯於韓信終獲捧金之報
史記漂絮也韓信布衣時嘗釣於城壍漂
母每飯至先餉於信後爲齊王田鄉以捧
黃金報恩於漂母也
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於白日

陰闇也陽顯也皎明也若趙盾
飯施於無心之間後遇扶輪捧金之酧報
者豈非陽報明於白日也
況以傾家財發善意其所得福利巍如嵩泰
潛如江海矣

傾倒覆也濛深也嵩者高廣貌謂上文趙
盾漂母一飯之恩尚獲扶輪捧金之報況
比於傾其家財而發其善心用於布施者
所獲福利豈不巍而高廣如嵩山泰岳濬
深江海之浩瀚者矣
[三五]
故懽善應之以祥挾惡報之以殃
[三六]
尚書云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而然也
比於傾其家財而發其善心用於布施者
史記楚靈王事見註前
所獲福利豈不巍而高廣如嵩山泰岳濬
深江海之浩瀚者矣
[三七]
極盡人間奢侈以金玉珠翠莊飾光彩於
其間
[三八]
藏歌舞悅美人
內藏歌舞音樂聚以悅樂驕美之人
廢國政恣驕奢
廢壞國之刑政恣縱驕傲奢侈
不能改故種稻而得麥爲惡而得福者未
之有此事也
今我沙門助人以善誘人
以福助人以福勸人以善
使施一粟一棟一香一花如影隨形
凡令人施一件物者如影隨形之不遺也
果嚴後世
其善果必莊嚴於後世也
豈獨以自慶華室而取樂哉
既化一切爲善各得以安樂者爲豈獨以
自慶華屋而樂哉
且靈王之奢也起章華之臺室
史記楚靈王事見註前
盡人間之富貴金珠佩玉縈飾其閒
極盡人間奢侈以金玉珠翠莊飾光彩於
其間
藏歌舞悅美人
內藏歌舞音樂聚以悅樂驕美之人
廢國政恣驕奢
廢壞國之刑政恣縱驕傲奢侈
不其亡身其何耶
若是貪淫嗜樂不至於廢國亡身者更在
何耶
秦政建萬人之宮
秦政始皇也都咸陽建萬人之宮室
[三九]
於阿房之城
史記初秦惠王作宮甚大成則亡始皇
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名阿房城也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
阿房城中有殿殿之四方有房其高廣者

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東抵驪山僅五十里十步一樓五步一閣
東至驪山西至咸陽將五十里除萬人宮
外十步五步皆建樓閣
車駕往来不冒風雨
車輦鸞駕往来皆棲閣之下而不冒干風
雨
其宏麗雄贍如此之大也
其宏大廣蓋美麗之如此也
但知縱耳目之所欲而不知役人民之疲苦
獨知恣縱驕泰而奢侈無知役使萬民疲
倦苦楚也
唯恣驕奢罔脩國政不其滅國其在何耶
唯獨恣縱於驕傲奢侈無能脩理國家之
治政由此苦害於民後被漠覇誅滅若此
英　三十五
不衰其國在於何也
今我沙門雖處華堂紺宇但以晨鐘暮鼓
風疎磬褰讚金言生人天福
今我沙門雖以如是但用晨鐘暮鼓俾揚
舉梵唄上乃祝皇王之聖壽下乃與黎民
之祈福永遠闡揚風化也
如斯而已矣豈直與秦楚奢華同日而語耶
如此則焉豈得與秦始皇楚靈王之奢華
亦以爲言論也耶
孟子曰如其道雖舜受堯之天下不亦爲泰
引孟子所言如舜乃側陋微賤因有其道
德而堯授二女以妻之天下四海君位以
禪之而亦不以爲泰乎
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如是不合契道德之理雖有一簞之食亦
不可坐受於人也
豈虛言哉
結上文意如孟子之所謂焉豈有虛誕之
言哉

折疑論卷第三
英　三十六

折疑論卷第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五五九頁上一二行「三德者」，徑無。
一　五五九頁上一四行第二字「此」，徑無。
一　五五九頁上一六行「五事」，徑無。
一　五五九頁上一八行第一五字「聽」，徑作「聰」。
一　五五九頁中一一行第二字「即」，徑無。一九行第五字同。
一　五五九頁中一五行「子貢曰過之病甚」，徑作「子貢過之曰病甚」。
一　五五九頁中一六行第七字「而」，徑無。
一　五五九頁中一八行「言當時之僧人」，徑作「也」。
一　五五九頁中八行「子貢曰過之病甚」，徑作「子貢過之曰病甚」。
一　五五九頁中一五行「亦不違背者乎」，徑作「不違背乎」。

一　五五九頁下一八行「總標前問章甫天子之服縉紳註見上文」，經作「章甫禮冠」。

一　五六〇頁上三行第二字「於」，經無。

一　五六〇頁上四行「當於此聖人時」，經無。

一　五六〇頁上七行第三字「豈」，經無。

一　五六〇頁上一一行「謂六經……非理也」，經無。

一　五六〇頁上一三行「家語哀公即周之三十三主也」，經無。

一　五六〇頁中一行「夫子不答其說」，經無。

一　五六〇頁中一九行至末行「故曰寡德所問夫子不答何也」，經無。

一　五六一頁中一〇行「故不獨在於斯」，經無。

一　五六一頁中四行「禮記……莫善於樂」，經無。

一　五六一頁中六行「故不崇敬於玉帛」，經無。

一　五六一頁中八行「禮記……莫善於禮」，經無。

一　五六一頁中一二行「而何比況於」，經作「何況」。

一　五六二頁上四行至五行「自古至今稱河上諸葛等以爲高尚」，經無。

一　五六二頁中一行「爲賜晏罷能謝」，經作「鄰生名食其至不拜」。

一　五六二頁下五行「不是……樂也」，經無。

一　五六二頁下八行「不拜」，經作「遂賜晏罷已」。

一　五六二頁下九行「座」下，經有「食無。

一　五六三頁上一六行末字「爲」，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上末行「論語」，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一行第七字「此」，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四行「禮記……莫善於樂」，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六行「故不崇敬於玉帛」，經作「何況」。

一　五六三頁中八行「禮記……莫善於禮」，經作「何況」。

一　五六三頁下二行至三行「客假此……次爲問」，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一〇行「故不獨在於斯」，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一三行至一四行「鼗鐘鼓也」，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下一三行至一四行「鬼神善惡報應分明徵驗」，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下一五行第四字「爲」，無。

一　五六三頁下一七行第四、五字「之道」，經作「知道」。

一　五六〇頁中一九行「太平之世而」，經無。

一　五六〇頁下五行「不是……樂也」，不拜」。

一　五六一頁上一六行末字「爲」，經無。

一　五六一頁上末行「論語」，經無。

一　五六二頁上一行至二行「如河上……諸方」，經無。

一　五六二頁上四行至五行「自古至今稱河上諸葛等以爲高尚」，經無。

一　五六二頁中一行「爲賜晏罷能謝」，經作「鄰生名食其至不拜」。

一　五六二頁下八行「不拜」，經作「遂賜晏罷已」。

一　五六二頁下九行「座」下，經有「食無。

一　五六三頁上一六行末字「爲」，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上末行「論語」，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一行第七字「此」，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四行「禮記……莫善於樂」，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六行「故不崇敬於玉帛」，經作「何況」。

一　五六三頁中八行「禮記……莫善於禮」，經作「何況」。

一　五六三頁下二行至三行「客假此……次爲問」，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一〇行「故不獨在於斯」，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一三行至一四行「鼗鐘鼓也」，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下一三行至一四行「鬼神善惡報應分明徵驗」，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下一五行第四字「爲」，無。

一　五六三頁下一七行第四、五字「之道」，經作「知道」。

一　五五九頁下一八行「總標前問章甫天子之服縉紳註見上文」，經作「章甫禮冠」。

一　五六〇頁上三行第二字「於」，經無。

一　五六〇頁上四行「當於此聖人時」，經無。

一　五六〇頁上七行第三字「豈」，經無。

一　五六〇頁上一一行「謂六經……非理也」，經無。

一　五六〇頁上一三行「家語哀公即周之三十三主也」，經無。

一　五六〇頁中一行「夫子不答其說」，經無。

一　五六〇頁中一九行至末行「故曰寡德所問夫子不答何也」，經無。

一　五六一頁中一〇行「故不獨在於斯」，經無。

一　五六一頁中四行「禮記……莫善於樂」，經無。

一　五六一頁中六行「故不崇敬於玉帛」，經作「何況」。

一　五六一頁中八行「禮記……莫善於禮」，經作「何況」。

一　五六一頁中一二行「而何比況於」，經作「何況」。

一　五六二頁上四行至五行「自古至今稱河上諸葛等以爲高尚」，經無。

一　五六二頁中一行「爲賜晏罷能謝」，經作「鄰生名食其至不拜」。

一　五六二頁下五行「不是……樂也」，經無。

一　五六二頁下八行「不拜」，經作「遂賜晏罷已」。

一　五六二頁下九行「座」下，經有「食無。

一　五六三頁上一六行末字「爲」，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上末行「論語」，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一行第七字「此」，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四行「禮記……莫善於樂」，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六行「故不崇敬於玉帛」，經作「何況」。

一　五六三頁中八行「禮記……莫善於禮」，經作「何況」。

一　五六三頁下二行至三行「客假此……次爲問」，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一〇行「故不獨在於斯」，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一三行至一四行「鼗鐘鼓也」，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下一三行至一四行「鬼神善惡報應分明徵驗」，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下一五行第四字「爲」，無。

一　五六三頁下一七行第四、五字「之道」，經作「知道」。

一　五六〇頁中一九行「太平之世而」，經無。

一　五六〇頁下五行「不是……樂也」，不拜」。

一　五六一頁上一六行末字「爲」，經無。

一　五六一頁上末行「論語」，經無。

一　五六二頁上一行至二行「如河上……諸方」，經無。

一　五六二頁上四行至五行「自古至今稱河上諸葛等以爲高尚」，經無。

一　五六二頁中一行「爲賜晏罷能謝」，經作「鄰生名食其至不拜」。

一　五六二頁下八行「不拜」，經作「遂賜晏罷已」。

一　五六二頁下九行「座」下，經有「食無。

一　五六三頁上一六行末字「爲」，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上末行「論語」，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一行第七字「此」，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四行「禮記……莫善於樂」，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六行「故不崇敬於玉帛」，經作「何況」。

一　五六三頁中八行「禮記……莫善於禮」，經作「何況」。

一　五六三頁中一二行「而何比況於」，經作「何況」。

一　五六三頁下二行至三行「客假此……次爲問」，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一〇行「故不獨在於斯」，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一三行至一四行「鼗鐘鼓也」，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下一三行至一四行「鬼神善惡報應分明徵驗」，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下一五行第四字「爲」，無。

一　五六三頁下一七行第四、五字「之道」，經作「知道」。

一　五六三頁上六行第二字「也」，經無。又第一四字「必」，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三行「腦臆」，經作「胸臆」。

一　五六三頁中九行「是此也」，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一二行第一三字「可」，又末字「焉」，經無。

一　五六三頁中一三行第五字「語」，經作「詣也」。

一　五六四頁上一八行第一三字「禮」，經作「理」。

一　五六四頁中二行「已上數章皆出孝經」，經無。

一　五六四頁中末行「豈絶人事鬼神欲知生死也哉」，經無。

一　五六四頁下一〇行第一四字「若」，經無。

一　五六四頁下一一行「故上帝不常」，經無。

一　五六四頁下一六行「文意焉」，經無。

一　五六四頁下一九行「數文孝經論語禮記尚書周易之言」，經無。

一　五六五頁上一三行至一五行「客責……之書」，經無。

一　五六五頁上一七行「將六經諸子等書今更改捨而弃之」，經無。

一　五六五頁上一九行第八字「爲」，經無。

一　五六五頁中一〇行「以此觀之焉」，經、清無。

一　五六六頁中四行「隋陽帝」，經、清作「隋煬帝」。又第一三字「逆」，經無。

一　五六六頁中一七行「譬叟傳」，經無。又第一六行「邦」，經無。

一　五六六頁中一七行首字「則」，經無。

一　五六六頁中一七行至一八行「中夏人也」，經無。

一　五六六頁下二行「紂王也」，經無。

一　五六六頁下九行「古道經元皇歷云」，經無。

一　五六七頁上四行「北星之辰者」，經無。

一　五六七頁中二行至三行「若自……無邊際」，經無。

一　五六七頁下八行至九行「復以……也耶」，經無。

一　五六七頁下一一行至一二行「如柰何故夫子曰」，經無。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隋煬帝」，經、清作「隋陽帝」。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譬叟傳」，經作「邦」。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邦」，經作「譬叟傳」。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則」，經無。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王」，經無。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中夏人也」，經無。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之則」。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隋煬帝」，經無。又第一三字「逆」，經無。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以此觀之焉」，經無。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將六經諸子等書今更改捨而弃之」，經無。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胸臆」，經作「腦臆」。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客責……之書」，經無。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數文孝經論語禮記尚書周易之言」，經無。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必」，經無。

一　五六八頁上一行「也」，經無。

上……分別耳」，徑無。

一　五六七頁下一七行「可用以」，徑作「可行決當」。

一　五六八頁上二行第三字「商」，徑、清作「商」。下同。

一　五六八頁上三行「量行」，徑作「斗斛爲量行」。

一　五六八頁中二行「孟子曰」，徑無。

一　五六八頁中五行「不能使人巧而爲之」，徑置於一行末字「矩」之下。

一　五六八頁中六行「然與規矩之器」，徑無。

一　五六八頁中一二行第六字「王」，徑作「姓姜名尚」。

一　五六八頁中一二行至一三行「尚書稱之聖臣掌刑法之官」，徑無。

一　五六八頁下一二行第一三字「雲」，徑作「虐」。

一　五六八頁下二行至三行「侵暴民……之也」，徑作「管蔡成王二叔流言謗周公」。

一　五六八頁下一一行第一一字「備」，徑作「不備」。

一　五六八頁下一六行末字「耶」，徑無。

一　五六八頁下一八行至一九行「史記……爲友」，徑作「嚴光字子陵南陽人光武故人」。

一　五六九頁中一九行「比然用飲食以資養其性命」，徑無。

一　五六九頁上二行「史記」，徑無，下至末行同。又「姜太公也姓姜名尚字子牙」，徑作「姓姜名尚」。

一　五六九頁上三行第三字「王」，徑無。

一　五六九頁上六行「漢時人」，徑無。

一　五六九頁上九行第五字「乃」，徑無。

一　五六九頁下二行「之食」，徑無。

一　五六九頁下四行第五字「即」，徑無。

一　五六九頁上一三行首字「焉」，徑無。一一行第一三字同。

一　五七〇頁上一七行至一八行「行藏之際皆可以如是也」，徑無。

一　五七〇頁中四行第七字「故」，徑無。

一　五七〇頁中八行第五字「許」，徑

一　五六八頁下六行「尚書」，徑無。

一　五六八頁下九行至一〇行「尚書……良」，徑無。

一　五六八頁上一二行「之食」，徑無。

一　五六八頁上一四行第五字「即」，徑

無。又「進善進美」，經、清作「盡善盡美」。

一　五七〇頁中一一行「論語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所謂義」，經無。

一　五七〇頁中一四行「論語」，經無。

一　五七〇頁中一五行單字「也」，經作「也大」。

一　五七〇頁下一一行第一一字「若」，經、清作「苦」。

一　五七〇頁下四行「史記」，經無。

一　五七〇頁下八行「形威」，經、清作「刑威」。

一　五七〇頁下九行第六字「雲」，經作「虐」。

一　五七一頁中三行「虞國舜王都此舜王初時」，經作「虞國舜都舜初」。

一　五七一頁中一二行至末行「結上文……若舜即帝位也」，經作「易文……若舜即帝位也」。

一　五七一頁下一〇行「一飯」，經作「一食」。

一　五七二頁上一二行「城漸」，經作「城下」。

一　五七二頁上一六行「者及」，經無。

一　五七二頁上一七行末字至次行首「九五飛龍在天舜即帝位也」。

一　五七一頁下三行「亦結上文」，經無。

一　五七二頁中一行「嵩者高廣貌謂上文」，經作「如」。

一　五七二頁中三行首字「比」，經無。

一　五七二頁中四行第八字「而」，經作「大」。

一　五七二頁中七行至八行「尚書……然也」，經無。

一　五七二頁中一〇行「結上文意」，經無。又「之辭」，經無。

一　五七二頁中末行「以安樂者爲」，經作「安樂」。

一　五七二頁下三行「史記楚靈王事見註前」，經無。

一　五七二頁下五行至六行「極盡……其間」，經無。

一　五七二頁下八行「內蔵歌舞音樂聚以悅樂驕美之人」，經無。

一　五七二頁下一〇行「廢壞國之刑政恣縱驕傲奢侈」，經無。

一　五七二頁下一七行至一八行「史

記……名阿房城也」，經無。

一　五七三頁上六行至七行「車轂……風雨」，經無。

一　五七三頁上九行「其宏大廣盖美麗之如此也」，經無。

一　五七三頁上一一行至一二行「獨知……苦楚也」，經無。

一　五七三頁上一四行至一六行「唯獨……何也」，經無。

一　五七三頁上末行第九字「之」，經無。本頁中一行首字同。

一　五七三頁中三至四行「如此……也耶」，經無。

一　五七三頁中五行「不亦爲泰」，經作「不以爲泰」。

一　五七三頁中六行「引孟子所言」，經無。

一　五七三頁中九行第五字「簟」，經、清作「簞」。下同。

一　五七三頁中一三行至一四行「結上文意……言哉」，經無。

金臺大慈普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殊見第十四（此篇因所見事異而殊別故曰殊見）

客曰子之所言佛道尊崇無聖可上

此因第二第三篇中言佛之法身廣大證聖極尊以爲問也

或有人曰

假設或有它人問曰

佛之爲教也經文廣富贍其說宏遠義旨廓落旨趣幽深瀚漫周遮難用難信以是而毀爲之柰何

謂佛之設爲教也經文廣富而博贍言說宏大而高遠理趣章句寬廓而洒落其玄旨所趣幽微而深遠又乃浩瀚散漫而周圍覆遮如此則大難用而尤難信因此而有誘毀者爲如之柰何

妙明曰大音不合群耳

至味難調衆口者斥客不知佛法玄妙之微故引喻下愚不當以先王音樂以奏之於下文引堯禹孔孟之事而爲證之

夫蚯蚓食土而甘於土豈知有五味之和

引喻蚯蚓者俗乎蜷蠕以泥土爲食唯知此泥土爲甘美爲知五味之和美

犬豕食糞而美於糞豈知有醪醴之味悲夫不知之未必爲食也

狗有懸爪爲犬又曰狗之異名豕猪也故猪狗食糞爲知有醪醴美酒之味

若蚯蚓置之於五味犬豕飲之以醪醴彼必反以爲毒者何也蓋非適其所養

以苦酸醎澁甘五味食于蚯蚓醪醴食于犬豕反疑爲毒者何爲也蓋不合及所養也

若蚯蚓校之以污池犬豕飼之以糟漿彼必（二）

宛轉詰屈掉尾奢蹄從而悅之者何也蓋適其所養之道也

宛轉詰屈乃蚯蚓美土動轉之貌掉尾奢蹄乃犬豕甘糟漿悅豫之貌何爲也蓋適從所養之道也

且承雲（一名晨門樂名）咸池（堯樂）九韶（一名大韶舜樂）大濩（湯樂）大武（周武王樂）樂之至也（天子至極之樂也）

若調以五音之和奏以九成之美歌詠先王之風致若景鳳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出鳳凰來儀鳥獸率舞

列子堯使夔典樂擊石百獸率舞舜以簫韶九奏鳳凰來儀師文撫琴及其景鳳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出皆因以歌詠先王之風以致也

若求其和者必莫知應者何也蓋乖其所聽也

若以上文五樂求其應和而無者何蓋爲乖異於所者也

若操之以鄭衛之音詠之以世俗之風曲合時習韻叶巴歌（五九）使其聽者必不待教而自知其和者何也蓋適其所知也（二）

鄭衛之歌曲乃淫蕩之音合其世俗之習如巴歌知和而多者何爲也蓋由順其所知也

且舜禹之君可謂聖矣楊朱從而譏之

讐讖誇也列子楊朱曰舜耕河陽陶於雷澤四体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

者也鯀治水土績不用就極諸羽山禹纂業事讐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厲戚然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

仲尼之德可謂仁矣桓魋從而害之

論語桓魋欲害孔子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魯臧倉毀禹孟子

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毀予不遇哉

公伯寮愬仲由

愬譖辟公伯寮魯人也仲由即子路論語云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其若仰而嘆天徒汚其面也

以楊朱讐舜禹桓魋害孔子臧倉毀孟子伯寮愬子路等喻客之毀佛者何異仰面嗤天徒汚自己面也

夫聽樂者聞清商而爲之宮角過不在於扣絃而聞之不審也

清商乃天竽九成之樂歌詠先王之風聽之以爲宮角者非扣絃者欲聽者不審詳說實幽微玄妙之教典實非常俗也

不爲譽者貴而毀者賤

大聖教典不以稱譽而貴毀謗而賤也

行不行時也

行與不行各有其時若孔子不得君師之位也

信不信機也

信與不信唯在機會若盜跖不受孔子之化也

譬如荷鍤以平太行抱石而塞巨浸其於功也不亦勞乎

巨浸海也此結上文意謂客之謗佛譬如有人負荷鍤鏝欲要平治大行之山抱取堰石而要塞填大海輕毀佛者亦類此也

鑽以卜吉凶如此則雖能卜人之禍福不能自免刳剔之災患

至道恢弘聖人極唱出世妙典非俗所知至妙之道恢廓而弘大乃大聖人極妙之說實幽微玄妙之教典實非常俗也

隨宜第十五 此篇隨順合宜而不改故曰隨宜

客曰子言佛教義高嵩泰理濟江海文同翻
錦句若揀金奚不以佛經荅吾所問而後以
詩書合異於同耶
既言佛教深廣義理幽玄高如山嶽深如
江海如金似錦何不用佛經荅吾所問遽
用詩書相合別異於其義同以荅者何也
妙明曰牟子云渴者不必按江海而飲饑者
不必待敖倉而飽
引牟子之言渴者渴止而已何必直以江
海敖倉之廣方解饑渴也凡人所言但合
理則可何必直以佛言爲宜也哉
道爲智者設
道理與智者而設立者也
辯爲達者通
欲辯論明其事與曉達者可通也
書爲曉者傳
書與曉者而傳授也
事爲見者明
一切事物與知見者可明也
吾以子知其意故引而申之
我用子之所見意理之事故用引而所申
則可曉也
若說佛經以荅吾子譬如盲者耀五色說其
奏五音也
荅用佛經若子所問者如對無目人觀耀
於青黃赤白綠之五色亦如馬耳聾之人
奏宮商角徵羽五等之音聲也
引牟子之言渴者渴止而已何必直以江
海敖倉之廣方解饑渴也凡人所言但合
理則可何必直以佛言爲宜也哉
且師襄師文伯牙瓠巴舟夜古之善鼓琴者
其學雖切不能成無絃之琴
列子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師襄乃師文
之師也但能撫琴當春之時扣商絃以召
南呂八月之令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
而扣角絃以激夾鍾乃二月節令而温風
徐回草木發榮盛當夏而扣羽絃以召黃
鍾乃十一月節令霜雪交下川池暴烈及
冬而扣徵絃以激蕤賓五月節令而陽光
盛烈堅氷立散將終命扣宮而摠四絃則
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然此善操
而不能成無絃之曲調也
甘蟬飛衛紀昌逢蒙薄且子古之善射者其
藝雖神不能彀無絃之弓
彀古侯切張弓也列子甘蟬古之善射者
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射甘蟬而
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後進其術
昌欲謀殺飛衛二人交射中路矢達相觸
而墜於地衛矢先盡昌有一矢既發衛以
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其藝雖神不張無
弦之弓
狐貉音鴨雖温不能暖無氣之人
狐貉皮毛雖温暖不能暖死而無氣之人
水土雖澤不能秀無根之木
水土雖然潤澤難發秀無根之本也
佛法雖懿不注薄信之耳
佛法雖然懿美而不能化導入不信人之
耳
子之信道未篤故多惑志吾安敢以大聖微
言荅子之問耶
言客之信聖道而未篤厚心多惑亂我安敢
用大聖人微妙之言荅子所問者也

昔公明儀（晉子門人）爲牛彈清角之操
清角乃黃帝琴名若務（齊公）琴名號鍾楚莊
王琴名號繞梁也又云牛耳不聞其琴唯
在角鳴故以彈清角之操也
伏食如故

（卷九）

其牛低頭而食草如故
非牛之不聞不合其耳也
不是牛之不聞其音蓋不以相合其耳也
轉爲蟁虻之聲犢子之鳴
轉爲操蟁虻飛來之聲又操犢子尋母鳴
聲
牛即掉尾奮耳蹀（徒協切蹀足也）躞（蘇叶切細
而聽者何也
蹀躞蹄動貌其牛聞此聲音遂方掉動其
尾奮立兩耳四足皆動如此听之者何爲
也
蓋適其所知也
大蓋順從其所知者也
以是故此吾以用詩書曉子矣
總結上文意故以不用佛經答因子曉達

六經諸子之書是以引而荅之便子易曉之
也
優劣第十六（此篇謂王喬蕭史與事騰
竺法比之騰弱故曰優劣）
客曰王喬蕭史仙也
王喬後漢人爲葉縣令每顯神異乘鳧而

（卷九）

往來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夫婦隨鳳
凰而飛去皆出列子傳
摩騰竺法蘭僧也（註見前篇）其道等乎
客謂此二仙二僧其道德亦有各等乎
妙明曰止乎（且也）幸以憂然吾不欲平地起
風波之千丈也
不當得而得曰幸幸以無事坐却要論其
優劣高低則正是無風起千丈之波浪也
客曰願畧舉似啓吾茅塞
啓開也客謂畧少舉似法要開我胷中之

（卷九）

茅塞也
妙明曰夫行舟者識水之淺深
行舟者要識水勢之深淺
控御者知地之高下
御車者須要知地之曲直高低也

學道者達人之優劣
學通者之人要道達爲師之勝劣也若不
分優劣則不明人之邪正也
吾尋常方袍釋子
我乃是尋常着寬服之僧
管窺可陋
如筆管之明窺着穿墻之量可窺陋而不
足洞明也
墻面無知
無學無知者如面墻也
但以爛火之光照燭無遠

（卷九）

爛火者小火把也譬曰我若火把小光用
照於夜則其照燭明亮莫之能遠也
何敢評先德昇降之道乎
昇降者高低也既如筆管爛火之微焉敢
評論先輩有德高低之道者乎

（卷九）

然以浦牢含譬爲長鯨扣之則莫得閑其聲
也
釋氏要覽海中有大魚名鯨海鳥有獸名
蒲牢長鯨魚鯨魚一躍蒲牢輒大鳴

叽欲鐘之大響故鐘上鑄蒲牢之形擊鐘之木以爲鯨魚之形故扣之則如鯨荅者如蒲牢之應聲也故問者如鯨荅者如蒲牢之應其聲也

悲夫桀紂之犬足以吠堯

諮法翼善憒聖曰堯又善行德義曰堯悲夫歎辭也桀紂昏主也舜堯聖君也桀紂之犬雖識其主不知主之昏也然堯舜雖明故犬不知聖明故吠之佛者喻堯也客者喻犬也

楊墨之徒足以謗舜然居今之俗多以同羣逐塊罔審聖道階乎上下而於戡弱戡什甚切小斫也又苦耽切伐也謗漬也居於也謚法仁聖威明曰舜列子楊朱謗舜註見前篇今以佛喻舜帝客喻楊朱居下也

今常俗喻羣狗狗見人丟去磚土之塊逐而赶之也言客罔無評審聖道有階級上下而不同及於戡勝弱劣之不等乎

憯然無辯

憯莫紅切心所暗昏也而不能辯剖於高縱有懷其藻鑑評而詣其實者而於蓑惑異能允哉

藻淨也鑑鏡也蓑音從今之有人縱然明達如淨鏡評論詣至於真實無妄之處而蓑蓑之衆皆以迷惑異何能允信至於聖人之大道也哉

居吾將告汝

今客座我告語與你也

夫騰蘭之爲僧也

摩騰竺法註見在前

道窮四諦四諦註見在前

智皎三明

其智慧皎然明白有三一宿住智正明二生死智正明三漏盡智正明也

獲六神通具八解脫六通八解註見在前

能飛行往來改易形體

飛行往來者神通也改易者變化也形體乃身形體貌也

或成老耄

說文曰七十曰老曲禮曰八十九十歲曰耄

或示孺孩

說文曰會行而食孔曰孺始生曰孩

或滅惑生或現死滅或現生存

蘧音從

延促自在延長也促短也既有神通長短隨意也

又能撼天地搖撼則動於天地

移山嶽改變迁移山奇

覆江海翻江覆海

入水火入水不溺入火不燋

千變萬化不可窮極

荀子云改其舊質謂之變易其形貌謂之化如此千變萬化無有窮盡

以定力所資無施莫克

克能也其神通妙用蓋由定慧之力無施爲而無有不能

頗有生逢供養者而於見世能與之財實乃至夫

若摩騰竺法蘭之妙用一切有生逢之而供養則現世今生今世能與之財寶乃至或成老耄

長壽尊貴矣
豈直與乘龜驂鳳者同日而語也
如此神聖焉豈直要與乘駕鳥龜鳥蹻騎鶴
鳳千年不死之鬼皆類而論哉
夫三桓之與三王
堯
以此比之史記三桓者孟孫季孫叔孫也
皆三桓公之後為人之家臣家臣即家人
也三王者夏商周三代聖君也以王喬簫
史喻三桓摩騰竺法蘭史也
五霸之與五帝
史記五霸者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是
也五帝者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是也
以五帝喻摩騰法蘭五霸喻王喬簫史也
是皆君也而無階乎
然五霸五帝皆即君位高低豈無階級乎
楊貨之與仲尼
陽貨季氏家臣也孔子乃千古文章之祖
萬代帝王之師也
楊墨之與荀孟
孟子曰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有致身之
義故無君也墨翟兼愛而無差等視親亦
於衆人無異是無父也故無父無君則人
道絶滅也
是皆儒也而無梯乎
楊貨楊墨比於孔孟荀子者皆是儒也孔
子儀範百王師表萬世孟子荀子皆明聖
道之大賢陽貨人之家臣也楊墨無父無
君者豈無梯橙階級高下乎
徐福之與河上
秦紀徐福為道士習仙秦始皇令賚童男
童女海上求神仙不死之藥丹於海中巡
致溼溺河上者河上公也漢文帝以師禮
之
閲尹之與老聃
史記列仙傳函谷關令尹喜乃周之大夫
老子西游至關受道德二篇
是皆道也而降乎
徐福尹喜比河上公老子者皆言有遵之
士豈無階級降等者乎
垤垿之與泰山
垤垿從結切蠭蟻出土之塚也泰山者五岳
之一也以喬史之道比之塵蘭亦若蝘蜓
之塚比於泰山文
行潦之與江海
行潦道上無源之水豈能比於江海水也
走獸之與麒麟
麞鹿等獸豈能比於麒麟也
飛鳥之與鳳凰
雅雀等禽豈能比於鳳凰也
是皆類也而無異乎
若丘垤泰山行潦江海麞與麒麟鳳與鵷
雀然雖同類何無高低淺深之異乎
斑紵之與錦繡
斑紵者布文斑白者錦繡者考工記曰金
線織文為之錦五色綵備為之繡
是皆文也而無殊乎
斑布錦繡皆有文豈無殊異者乎
夫聖也凡也聖二途不可濫也

孟子曰大而化之謂之聖韻義曰輕微常俗謂之凡故凡聖二途不可相濫而混同也

故有大聖小聖上凡下凡凡聖各有等級

大聖則歸乎覺皇覺皇即佛也故稱為大聖小聖則存乎應真即四果小聖也

蘭騰則無吾宗小聖矣

摩騰竺法蘭乃什門之小聖也凡者非聖之稱也凡人不是聖人也

上凡則該乎天衆上凡者乃天民衆也

下凡則稱乎兆民十億曰兆下凡乃世間之民也雖蕭史之徒白日輕舉未必與乎天衆也與去聲參與也然蕭史之輩白日昇天未知必定曾與入其天衆者也

詆與亦非聖也縱與參之天衆亦不是聖人也敢以此道而擬於大聖人乎豈敢用此蕭史等之小道擬度於大聖人者也

若果以乘鸞騎鳳稱之為聖則仲尼老聃不為聖也

孔老者皆聖人也大經諸子之書何不稱乘鸞騎鳳之言乎夫聖者通也

夫聖人者一切通達也非乘鸞騎鳳之稱也

凡者常也凡常者尋常流俗也

粹然不動感而遂通變化無方威靈莫測謂之為聖

係辭云寂然不動心之理也感而遂通之用也變化無方一氣流行而無息威靈莫測則寂然感通變化無方之體而不能測故為之聖也

憒然而生謂生不知來處

憒然而死謂死不知去處

營營於衣食

營營者往來不已之貌謂貪衣食之人也

風威於名利論語云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憂慮不遂之貌謂貪名貪利之人也

皆死皆生世之常俗為貪名利衣食皆在生死之中也

常於生死以生死為尋常之事謂之曰凡

由此謂之凡也且天人垂死五衰相現而有破面之忿因果經云天人身淨不受塵垢有大光明心常歡悅無不適意福盡之時五衰相現一花冠萎脫二兩腋汗流三不樂本座四

春屬雖散五身光自絶故破面之忿謂煩惱忿怒現於面也
皆謂之貪其名利而不易舍也
一切天人皆因貪其天上之名利快樂而不能容易舍捨也
安得不爲夫凡乎
如此則安可得不爲凡夫之人乎
嗚呼嗚嘆辭也
而寡聞陋智者
禮記曰獨學無友則謂之孤陋寡文也
統以上天阼居之衆例爲聖者
總結上文意若上天阼居人衆一例爲大聖人者
而吾宗脫白小衲莫不抵掌而嗤其謬也已夫
客謂子說佛道廣大者也
敢問漢夢以前還有知之者乎
敢問漢明帝未夢金人飛入殿庭以前之時還曾有知西方有佛者乎
妙明曰遼我問也遼者遠也
在昔周昭王甲寅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夜有大光明來照殿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瑞昭王問曰
太史即通天象之官若今欽天監是也蘇由曰即今無事後一千年聲教被於此土由謂一千年後阼談經教流傳此土
先
遂以此事記勒諸石
彼時遂用此事載記刋勒於石碑
埋於南郊
埋於周公祭天之南郊以待焉驗也
至後漢明帝甲子永平七年僅千歲矣
大
容曰子之言佛其道大矣
而吾宗脫白小衲莫不抵掌而嗤其謬也已夫
統以上天阼居之衆例爲聖者
總結上文意若上天阼居人衆一例爲大聖人者
而寡聞陋智者
禮記曰獨學無友則謂之孤陋寡文也
嗚呼嗚嘆辭也
安得不爲夫凡乎
如此則安可得不爲凡夫之人乎
皆謂之貪其名利而不易舍也
一切天人皆因貪其天上之名利快樂而不能容易舍捨也
春屬雖散五身光自絶故破面之忿謂煩惱忿怒現於面也

商大宰
商大宰者按春秋之時以大宰名官者惟吳宋魯三國有之今如列子所言姓商名嚭乃吳國大宰也
問孔子曰 堯
出列子書
夫子聖者歟
歟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問孔子聖人歟
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 然者謙辭也
丘夫子名何敢然者謙辭也
丘則博學多識者也
博廣學而多知識者也
又曰三王聖者歟
三王者夏商周也
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
善能任用智勇以治世者也
聖則丘不知
聖不聖丘不知也
曰五帝聖者歟
又問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五帝也
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
善能任用仁義以治天下者也
聖則丘不知
聖不聖丘不知也
堯
曰三皇聖者歟
伏羲神農軒轅者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
善能任用因順於時者也
聖則丘不知
聖不聖丘不知也
商大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乎
大宰謂三皇五帝三五比皆非聖人乎所以大驚駭也
孔子動容有間
動容者默而心想眉目動而形容疑擬之貌
曰西方有聖者焉
謂西方有聖人焉
不治而不亂
此證明如來無爲之大端也謂不以法度所治自不作亂也
不言而自信
非言教勸化而自行敬信也
不化而自行
非教化而自行其道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蕩蕩廣遠之貌故如來之道妙民不能所名焉
丘疑其爲聖
夫子自稱其名丘疑此爲聖人
不知真聖歟真不聖歟
夫子有推尊之意爲此有不定之辭故曰不知真聖歟真不聖歟
此先知之三也
如上所言爲先知之三也
嬴秦始皇帝時有梵僧室利房等二十七人來秦
丈出鎖事記
時帝方急忘其并吞七雄爭勝

七雄者秦齊燕趙韓魏楚也
甲兵相持不遑崇信
遑暇也鐶甲之兵正相殺時不遑開暇而
崇敬信受也
反爲譎誕

秦主反以譎詐虛誕
遂以房等陛而執之
遂將房等皆於陛牢而執禁之
夜有金甲神人從空而來皆開枷
而去

於夜有護法神披金甲從空而來皆開枷鎖、掖引騰空而去
此先知之四也
已上所言爲先知之四也
漢護左都水使劉向列仙傳曰吾搜撿藏書

緜尋太史創造列仙圖
漢時劉向作列仙傳言我搜求撿閱藏典之書緜遠推尋太史創造列仙圖也
黃帝而下六世迄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
自軒轅黃帝以下六世至於今得成仙道

著七百餘人
向撿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
向乃所撿其中虛實若實得仙道者只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出於佛經矣
此先知之五也
已上所言爲先知之五也
前漢武帝元狩三年於長安城西南鑿昆明池

帝欲伐昆明國彼國人善水戰故鑿池以習之
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此非臣能知陛下可問西域胡僧必能知之帝遂遣人往問僧曰乃劫壞時所積灰耳此先知之六也

既遣人去西域所問梵僧乃言先佛住世大劫壞時之灰也此爲先知之六也
若子獨於諸說而不知之者乎
若子於其此諸書中說何不知之者乎
且孔子生於東周佛則生於西域相去綿遠

其玄會默識驗若親覩
夫子生於東魯佛乃生於西天雖相去遥遠其玄妙會合而默識應驗如親覩覩對面也

非同聲相應其孰能懸知如此之遠者乎

同聲相應者周易乾卦文言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万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既不同聲相應者其孰能懸知如此深遠者乎

等釋第十八 此編字方柴佛訪口舊什

仁商太宰所問夫子默知佛也
既得聞焉
既已得聞聰焉
敢問老聃還知西方有聖人者無
再敢問老子還知西方有佛聖否

妙明曰善如汝之問也
謂善能如你之所問也
晉晉嘗遊華清宮
我昔年曾遊臨潼縣開寶山下有華清宮
道士鴻濛老人
鴻濛乃道士之號即華清宮住持也
遨子登玉女閣啓經藏出函匣觀道籍錄得
西昇經首帙
籍錄得西昇經第一帙
讀其文曰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
泥洹者涅槃也
子謂鴻濛曰若指佛歟鴻濛曰吾不敢果以
爲然也
謂我與鴻濛言此如指佛者乎鴻濛曰我
不敢果如爲是也
予曰若非指佛誰爲老氏之師也
我以言說若不是指佛誰爲老子之師也
又得古道元皇歷云天竺有古皇先生即吾
師也
若此言者皆指佛言也蓋老子知天竺之
聖所以再三稱之也
善入泥洹化遊天竺
因善入泥洹而化遊本國五天竺也
今已迈神還乎無名
言佛雙林入滅今乃迈本還源復其無名
之始
絕身滅影不始不終
絕身滅影復歸不始不終之理
綿綿長存吾今遊矣
綿綿不斷而長存者也故老子曰今去遊
矣此正是過函谷關之時也
又得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
早出身以習佛真
沙門僧也若不指佛言則道藏經中不言
此也
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
佛圖者即絲畫之佛像也
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此亦分明言佛也
又得靈寶消魂安誌經云道以齋爲先動行
當作佛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
諸者助辭於也
又得金關朝元經云願採優曇花願燒旃檀
香供養千佛身
若此所言前鴻濛者人不必有疑也
聲首禮定光我生何以晚泥洹亦何早不見
釋迦文心中常懊惱
予在北京靈濟宮西北廊畫壁上見一僧
座一人禮拜予問本宮道士此何也士曰
此靈濟真君因中曾禮定光佛爲師也
肅宗三教畫讚云
唐肅宗皇帝所作三教讚
儒吾之師曰魯仲尼
帝言儒乃吾之師即魯國仲尼是也
仲尼師聃龍
仲尼師聃龍聃龍即老子也孔子家語通
周篇子曰周有老聃博古知今是吾師也
既問禮而嘆曰老子猶龍也老子於後遊
天竺故佛乃老子之師也老子因中過定

先佛以求脩真之要矣
吾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爲
吾於昔年未明其事之前不知聃龍師竺
乾善能入無爲者即佛也
譬旨正覺

楚語三菩提此云正覺即佛也
吾師師師
故譬旨正覺世尊乃我師師之師也
以如是言應正了知是意
若用如比之所言者應當正以了知是意
也

老聃亦知竺乾之國有佛聖人可謂明矣子
獨不知乎
已上皆見開元古道藏經獨有子不知者
乎

夫太上生東夏釋迦現西乾
老子生於東國佛乃生於西天
地殊五萬餘里年隔十六君王
周定王丙辰二年二月十五日生老子位
經十六王者歷恭懿孝夷厲定幽平桓莊

僖惠襄頃匡年記三百四十五載

雖殊地而處
殊別也然雖別地而居
別代而出其冥會默契如此之綿密
然別朝代而出生冥冥相會而默默合契
如此綿遠之密者也

非聖慧遐鑑道德玄同其孰能與於此乎
孰誰也若不是聖人大惠所以遠鑑道德
玄妙之同者其孰能參同於此者乎

折疑論卷第四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五七九頁上八行「假設或有它人問曰」，徑無。

一　五七九頁上一二行至一六行「謂佛……奈何」，徑作「謂佛教如此者爲之奈何」。

一　五七九頁上一八行至本頁中二行「至味難調……證之」，徑無。

一　五七九頁中四行至五行「引喻……和美」，徑無。

一　五七九頁中一二行至一四行「以苦酸……所養也」，徑無。

一　五七九頁中一八行「美上動轉之貌」，徑作「動轉貌」。

一　五七九頁中一九行「甘糟漿悅豫之貌」，徑作「悅豫貌」。

一　五七九頁中一九行至末行「何爲也蓋適從所養之道也」，徑無。

一五七九頁下一行夾註「一名雲門黃帝樂名」，徑作「黃帝樂」。又「一名大韶」，徑無。

一五七九頁下二行夾註「天子至極之樂也」，徑無。

一五七九頁下六行「列子」，徑無。

一五七九頁下七行「師文撫琴……以致也」，徑無。

一五八〇頁上四行首字「聚」，徑、清作「娶」。

一五八〇頁上六行「續不用就極諸羽山」，徑、清作「功績不就殛諸羽山」。又末字「篡」，徑、清作「纂」。

一五八〇頁上七行第五字「荒」，徑作「荒度」。

一五八〇頁上一二行第四字「子」，徑、清作「予」。

一五八〇頁上一四行第六字「毀」，徑、清作「使」。

一五八〇頁中四行至六行「清商……崑崗」，徑無。

一五八〇頁中一〇行第八字「一」，徑無。

一五八一頁中一一行至二行「我用……可曉也」，徑無。

一五八一頁中一五行至一六行「不經……音聲也」。徑無。

一五八一頁下四行「至妙……俗也」，徑無。

一五八一頁中六行第一二字「焉」，清作「爲」。

一五八一頁下七行第一四字「不」，徑作「不能」。

一五八一頁下一九行至二〇行「言客……者也」，徑無。

一五八二頁上一行夾註「曾子門人」，徑無。

一五八二頁上二行至四行「清角……之操也」。徑作「清角者牛耳不能聞聲唯以角聽故云彈清角之操也」。

一五八二頁上八行「不是……耳也」，徑無。

一五八二頁上一四行第六字「其」，徑無。

一五八二頁上一一行「欲辯論明其事與曉達者可通也」，徑無。又第一一字「音」，徑無。

一五八二頁上一八行「大蓋順從」，徑作「大概順」。

一五八二頁上一九行「此吾以用」，

經作「吾以」。

一　五八二頁上末行至本頁中二行「總結……易曉之也」，經作「不用佛經答因子曉達六經諸子是以引之使子易曉」。

一　五八二頁中七行「皆出列子傳」，經無。

一　五八二頁中八行夾註「註見前篇」，經無。

一　五八二頁中九行第一三字「各」，經作「無風起千丈之波浪也」，經作「無風起浪」。

一　五八二頁中一二行第一四字「要」，經無。

一　五八二頁中一三行「無風起千丈之波浪也」，經作「無風起浪」。

一　五八二頁中一二行第一四字「要」，經無。

一　五八二頁下二行「學通者」，經、清作「學道者乎」。又「道達」，經、清作「通達」。

一　五八二頁下七行「窺看穿墻之量」，經無。

一　五八二頁下一五行「筆管爝火之微」，經作「管窺爝火」。

一　五八二頁下一六行「有德高低之道者乎」，經無。

一　五八二頁下一九行「釋氏要覽海中有大魚」。經作「海有大魚」。

一　五八二頁下末行第七字「魚」，經無。第九字同。

一　五八三頁上一行「欲鐘之大響」，經作「而告語之」。

一　五八三頁上二行至三行「故扣之則如鯨荅者如蒲牢之應聲也」，經無。

一　五八三頁中一行「摩騰竺法註見在前」，經無。

一　五八三頁中一二行夾註「四諦註無。

一　五八三頁中一三行「無風起千丈之波浪也」，經作「無風起浪」。

一　五八三頁下二行「學通者」，經、清作「學道者乎」。又「道達」，經、清作「通達」。

一　五八三頁下七行「窺看穿墻之量」，經無。

一　五八三頁下一五行「筆管爝火之微」，經作「管窺爝火」。

一　五八四頁上一四行「居於也」，經無。

一　五八四頁上一五行「註見前篇」，經無。又「佛喻舜謗者喻楊朱」，經作「佛喻舜帝客喻楊朱」。

一　五八四頁上一七行「罔無」，經作「無能」。

一　五八四頁上末行「心所暗昏也」，經作「心暗昏」。

一　五八四頁中九行「我告語與你也」，經作「而告語之」。

一　五八四頁中一一行「摩騰竺法註見在前」，經無。

一　五八四頁中一二行夾註「四諦註無。

一　五八四頁下三行「焉豈直要與乘駕鳧鳥跨騎」，經作「豈直與駕鳧鳥騎」。

一　五八四頁下七行第二字「三」，經無。又「爲人之家臣家臣即家人」，經無。

一　五八四頁下一二行「顓瑱」，經、清作「比」。

一　五八四頁下末行「今世能」，經無。

一　五八五頁上四行第八字「皆」，經、清作「比又」，經無。又「誘瀆也」，經無。

一　五八五頁上一三行「什甚切小斫也」。

作「嶺頊」。

一　五八四頁上一六行「楊貨」，徑作「陽貨」。

一　五八四頁中五行至八行「楊貨……高下乎」，徑無。

一　五八四頁中一七行「而降乎」，徑、清作「而無降乎」。

一　五八四頁中一九行「階級降等」，徑作「階降」。

一　五八四頁下三行末字「文」，徑無；清作「也」。

一　五八四頁下一一行至一二行「若丘垤……之異乎」，徑無。

一　五八四頁下一九行「斑布錦綉皆有文豈無殊異者乎」，徑無。

一　五八五頁上一〇行第四字「無」，徑無。

一　五八五頁上一三行「凡人不是聖人也」，徑無。

一　五八五頁上一九行至末行「然蕭史之輩……者也」，徑無。

一　五八五頁中二行「縱與叅之天衆亦不是聖人也」，徑無。

一　五八五頁中四行至五行「豈敢……者也」，徑無。

一　五八五頁中七行「孔老者……之言乎」，徑無。

一　五八五頁中一八行至末行「變化無方……之聖也」，徑無。

一　五八五頁下一六行「由比」，徑作「由此」。

一　五八六頁上六行「夫凡乎」，清作「凡夫乎」。

一　五八六頁上七行「如此則安可得不爲凡夫之人乎」，徑無。

一　五八六頁上八行夾註「嘆辭也」，徑無。

一　五八六頁中一〇行夾註「昭王問曰」，徑無。

一　五八六頁上九行首字「而」，徑作「彼」。

一　五八六頁中一一行「謂之孤陋寡聞」；清作「謂文也」，徑作「孤陋寡聞之孤陋寡聞也」。

一　五八六頁上一二行「總結上文意」，徑無。

一　五八六頁上一六行「我什門中纔脫去俗人素白之衣」，徑作「我方脫去俗人白衣」。

一　五八六頁上一七行末字至次行首字「而已矣」，徑作「也已」。

一　五八六頁中一行「客謂子說佛道廣大者也」，徑無。

一　五八六頁中三行至四行「敢問……者乎」，徑作「漢明夢見金人飛入殿庭前此曾有知西方有佛者也」。

一　五八六頁中八行至九行「大史……之名姓也」，徑作「太史通天象之官蘇由姓名」。

一　五八六頁中一〇行夾註「昭王問曰」，徑無。

一　五八六頁中一二行夾註「昭王問也」，徑無。

一　五八六頁中一七行「刊勒於石碑」，徑作「勒石」。

一　五八六頁中一九行「周公」，徑無。

又「以待爲驗也」，經作「以待驗」。

一　五八六頁下九行第八字「衰」，經無。

一　五八六頁下一四行「王謂吾常患以此事爲憂也」，經無。

一　五八六頁下一六行「既已滅矣何患憂哉」，經無。

一　五八六頁下末行「已上所言爲先知之二也」，經無。

一　五八七頁上二行至四行「商大宰者……吳國大宰也」，經無。

一　五八七頁上六行「出列子書」，經無。

一　五八七頁上八行「歎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經無。

一　五八七頁上一三行「博廣學而多無。

一　五八七頁上一三行第一〇字「有」，經無。

一　五八七頁中一行「又問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五帝也」，經無。

一　五八七頁下一行「五帝三王者夏商周也」，經無。

一　五八七頁下一三行至一四行「故五八七頁上一一行第九字「五」，經、清作「王」。又第一四字「然」，經無。

一　五八七頁中一三行第九字「五」，經、清作「王」。又第一四字「然」，經無。

一　五八七頁中一六行「疑撓」，經無。

一　五八七頁中一九行「謂西方有聖人焉」，經無。

一　五八七頁下一行第二字「證」，經作「擊」。

一　五八八頁上一七行至一八行「漢時……列仙圖也」，經無。

一　五八八頁上末行至本頁中一行「自軒轅……七百餘人」，經無。

一　五八八頁中二行「向撿虛實定得」，經作「撿實得」。

一　五八八頁中四行至六行「向乃所撿……佛經矣」，經無。

一　五八八頁中八行「已上所言爲先知之五也」，經無。

一　五八八頁中一九行「若子於其此遣人……之六也」，經無。

一　五八八頁中一行「又問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五帝也」，經無。

一　五八八頁下一行「五帝三王者夏商周也」，經無。

一　五八八頁下一三行至一四行「故先知之三也」，經無。

一　五八八頁下一六行「如上所言爲諸書中說何不知之者乎」，經無。

一　五八八頁下末行至四行「夫子……

對面也」，經無。

一　五八八頁下六行「同聲相應者」，經無。

一　五八八頁下八行至一一行「水流濕……深遠者乎」，經無。

一　五八八頁下一二行夾註左「尊什」，經作「尊釋」。

一　五八八頁下一五行「什迦」，經作「釋迦」。

一　五八八頁下一八行「既已得聞聽焉」，經無。

一　五八九頁上一行第五字「如」，經作「哉」。

一　五八九頁上二行「謂善能如你之所問也」，經無。

一　五八九頁上四行「我昔年曾遊」，經無。又第一二字「下」，經無。

一　五八九頁上六行「鴻濛……住持也」，經無。

一　五八九頁上九行至一〇行「遂請我……第一帙」，經無。

一　五八九頁上一五行至一六行「謂我……是也」，經無。

一　五八九頁上一八行「我以言說若不是指佛誰爲老子之師也」，經無。

一　五八九頁中一五行至一六行「沙門……此也」，經無。

一　五八九頁中一八行「佛圖者即綵畫之佛像也」，經無。

一　五八九頁中末行「此亦分明言佛也」，經無。

一　五八九頁下一三行第六字「所」，經無。

一　五八九頁下一八行「既已得聞聽此」。

一　五九〇頁上一四行至一五行「已之師即魯國仲尼是也」，經無。

一　五九〇頁中三行「殊別也然雖別代……者也」，經無。

一　五九〇頁中五行至六行「然別朝地而居」，經無。

一　五九〇頁中八行至九行「孰誰也……同於此者乎」，經無。

一　五九〇頁中九行第五字「者」，清作「爲」。

金臺大慧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言符第十九 此篇即合三教故曰言符

容曰夫孔佛二教其殊合之道或得其粳粱
矣

畢

爾雅郭璞曰粳粱者大暑也亦曰大粱也
容曰儒佛二教其殊別合同之道或然得
其大暑矣

未審老氏之言與夫儒佛之語敢問亦有同
乎

未敢審詳老子之言與吾夫子及佛之語
亦有相同乎

妙明曰有但時有淳澆機有大小隨其所適
有則固有但時世而有淳厚澆漓之機有
其大小不同如漢書曰澆淳散樸皆各隨
其所適從也

教有淺深雖不能全同而亦有可同之語也
然立教而有淺深雖不得二而全同亦有
可同之語說見下文

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
可以語上也

語去聲論語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
下而教則其言易入而無獵等之蔽也

老子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
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上士之人唯智非愚勤行於道中士之人
聞其道則可上可下矣下士之人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智返笑聖道故上士悟中士疑下士迷故
不同也

佛云大根大莖大枝大葉中根中莖中枝中
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

法華經云上中下三品者即三乘也

達磨九年不語

祖師由傳聖道航海而來少林面壁九年
不言

顏回終日如愚

論語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頻數也道不屬言言多數而氣窮不如守
一中之道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

春秋季康子為政憂盜賊以問於孔子孔
子曰且上若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
民以知恥而不偷盜也

老子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金玉之類乃難得之寶貨上若貴之而民
亦愛之上若不貴而下民亦不為盜矣

佛云不得畜金銀生像

沙彌十戒中佛云不得畜積金銀之嗢像
也

尚書云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伐誇也汝你也你若不誇有功則天下人
無與你爭奪其功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矜能也你若不誇其才能則天下人無與
你爭能也

太上曰自見者不明自是不彰自伐者無功
自矜者不長

自專所見者必不明其道也自言已是者

其道德必不顯彰也自誇伐者必無其功也自矜才能者必不得久長也
佛經云不得故自讚毀他即其類也
佛經所言不得讚誇自已毀謗它人也如此者衆
如此相同之言者衆多也是以聖人雖居異域被機同處如出一口三教聖人雖時代國土不同其被化機緣相同之處如出於一人之口所言也但病有淺深藥有殊品而療苦求安其情一也
結上文意然三教所設各有淺深不同但若病也三聖之言猶如藥也雖有高低差殊品類不同其治療病苦而欲求其安樂者之情意則一理也
獨以戰國縱橫
獨以周道不行戰國縱南北而橫東西各爭天下
時無大器
彼時無有可受聖道之大器人也故二聖不言世外之典耳
故孔老二聖既知無堪授道之人惟以三綱五常修齊治平之道而化利天下其出世玄妙之典故不以言耳
會名第二十 此篇會同三教聖人之名目故曰會名 四章
容曰三聖設教異同之理則聞命矣
謂三教聖人設立教法同別之理皆得聞說矣
敢問聖人原始返終之道可得聞乎
再敢問聖人原其始而知所生返其終而知所死如此道理可許得聞聽者乎
妙明曰甚哉子之問也
此實贊容甚大之所問辭也
予隨堂粥飯之流
謙辭云我乃隨衆堂中食粥飯之常流
焉能達聖人起盡之事也歟
焉何普能言通達大聖人初起盡終其大事也歟
然以所知敢告吾子
然此以用已之所知之事敢告於吾子也
佛昔居覩史多天
梵語覩史多亦名兜率陀天此云知足天也
故名護明菩薩
佛彼時號護明菩薩亦名勝吾天子是也 五章
降神迦維羅國淨飯王宮以周昭王甲寅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於毘婆尼藍園波羅叉樹下於毋摩耶右脇而生十九踰城出家成佛其德相妙好
註具問佛篇說
住世七十九年談經三百五十度
佛自降生至於雙林入滅共七十九載自成道已四十九年演教三百餘會談經以周穆王壬申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
穆王事註見在前了
其道本乎明析色心
析分也佛說三乘教法其道本欲分明色心二法即真俗二諦也
指陳因果排列行位

指典陳說先因後果隨其所終而證排列
五十二行位階級也
透脫生死越四暴流河
透過解脫生死之事也超越四暴急流河
者謂欲流有流見流無名流也
超三界彼岸
超出欲界色界無色界三也梵語波羅此
云彼岸
捨凡從聖得大菩提
梵語菩提此云覺也捨離凡夫而證菩提
之大覺也
末後拈花示衆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本來是佛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傳付飲
光
梵語迦葉此云飲光故如來末後於雙林
華六
將入滅時持青蓮花以示人天大衆顯教
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本來是
佛用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傳付迦葉
達摩東遷特明此事
梵語菩提達摩此云覺法西天自迦葉爲
初祖相傳至達摩乃二十八祖東遷震旦
故明原始返終之道也
其來也月現江心
祖師其來東土所傳心印如月現於江心
之妙也
其逝也日沉山頂
其歸逝也如日沉西山之頂是也
道高堯舜德邁羲軒
若言其道高則超於帝堯帝舜德邁過於
伏羲軒轅如子貢曰夫子賢於堯舜是也
分身混沌之前流教太虛之始
謂佛祖及其一切衆生本有底陰身於太
極混沌無極之前早有這箇道理是以流
教於太虛之初始也
不生不滅
虛靈本体本來不生不滅
出九層圓蓋之天
按易數九者老陽至盡之處道出於九天
之上
無去無來
本體如如豈有去來
超八維方質之地
超出乎四方四隅之八維方所形質之地
大矣廣矣汪哉洋哉巍巍乎不可思議者也
此讚佛祖道妙之廣大若汪洋大海又如
五岳巍巍高廣不可思量擬議也
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
大權修利菩薩經中所明此事
興正録云周定王丙辰二年二月十五日老
子降神於亳
亳音朴興正録說在周定王丙辰二年二
月十五日一本十四日子時老子生於楚
國陳郡苦縣賴鄉仁里也
毋悼八十一年誕於李樹下遂指爲姓
老氏父姓韓名乾字元甲母曰精敷孕經
八十一年生李樹下因以爲姓名耳字伯
陽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龐反唇哲鼻闕
尖脣闊耳擧頭故謚曰老聃也
生而皓首
生而白頭

爲周柱下史
柱下史者周時掌禮之官
周道既衰戰國縱橫
周轍既衰淳風墜地王道不興於時去國夫
牛篇而行擬遊西竺過函谷關爲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西涉流沙蔑於槐里
流沙地名函谷關即今潼關是也槐里亦地名老子列傳因見周道衰微王綱解紐修道德以隱其名駕牛車欲遊天竺過函谷關遇關令尹喜喜著道德二篇縕事記云欲涉流沙而不能往迺王扶風蔑於槐里
西南渭水之陽一云興平縣是也
其道本乎專氣致柔抱一守真實腹虛心
老子之道專守精氣使不散亂則形體能應之而能順也故能致其柔和抱一守真者謂其無爲自然之道一者爲言至也言更無其二也不改者常化有常
經云聽之不足聞名曰希希者無聲之謂也其道故無聲而可聞也
獨立而不改
獨立者道更無其二也不改者常化有常
周行而不殆
既明此無形無影之道則周行天下而無危殆也
然後設無爲之化
明乎已上專氣抱一之道然後可以稱無爲之教化也

少思寡欲
無私蔽而少貪欲也
視之不足見
道德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無色之謂也其道故無色而可見也
聽之不能聞
經云聽之不足聞名曰希希者無聲之謂也其道故無聲而可聞也
寂兮寥兮
寂者無音與聲也寥者無形而空也如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獨立而不改
獨立者道更無其二也不改者常化有常
周行而不殆
既明此無形無影之道則周行天下而無危殆也
然後設無爲之化
明乎已上專氣抱一之道然後可以稱無爲之教化也

行不言之教
既明如上道妙則可以行無言無說之教
足以遐年却老
明已上數句之道則足可以證返老還童之理
羽篇長生
乘鸞鳳而跨鶴者謂之羽篇其本體而不滅者謂之長生又視之道也
共陰陽以晦明
陰陽者指日月而言也共與也與陰陽而同暗同明也
與天地而遐久
與其天地同遐久而永遠也
非含和蘊素忘懷守雌者不足與語此道也
若不是含養中和蘊積純真忘其情欲守一若雌之抱卵摯摯而爲道者不足以論此道德也
牟子云清淨法行經云震旦國人難化先以三聖而往教焉
文出破邪論在藏經既字函上卷也如不

信者請看藏經函

大迦葉菩薩稱爲老子淨光童子菩薩稱爲
仲尼儒童菩薩稱爲顏回
佛說空寐呵問經及天地經皆云吾令迦
葉在彼爲老子號無上道淨光在彼號仲
尼爲夫子漸教化儒童在彼號顏回須那
經云吾入滅千載之後教流於東土王及
人民奉戒修善者衆出藏經明字函
興正錄云周靈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四日生
孔子年譜云周二十二主靈王二十一年十
一月四日孔子生於兗州鄒邑平鄉闕黨里
緝事記靈王在位二十七年庚戌二十一
年十一月初四日時老子五十五歲孔子
生於魯國兗州鄒邑平鄉晉昌里生而有
圭手垂過膝河
目海口龍顙方顏鳳頸燕頷虎視雷聲有
中和之德衣莊而嚴色溫而厲有四十表
如世家說
父叔梁紇
下没切

母顏氏徵
史記世家曰其先宋人也
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
今之從政者殆而
畏於匡人
莊子夫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子絃琴
而不輟子路入見曰夫子何娛耶宋人欲
殺夫子夫子推琴而謂子路曰由來吾語
汝吾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
不得時也當堯舜之時天下無窮人非知
之得也當桀紂之時天下無通人非知之
失也世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
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知窮之
交於前視死如視生烈士之勇也知窮之
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
之勇也是以吾今雖難於此而不怖故絃
琴而樂也論語曰天生德於予匡人其如予
何
圍於陳蔡
論語子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
窮詞於溢跖

註見在前
受毀於桓魋
桓魋宋司馬也欲害孔子子曰天既賦我
以如是之德桓魋其奈我何
年七十有三而終於魯　三
葬於魯城北
緝事記孔子年七十三葬於魯城北　華
今孔林是也
其道本乎道德仁義禮樂
夫子以行其道也則本於堯舜無爲自然
之道德夫仁者心之德愛之禮義者心之
智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樂者移風易俗而主於和也
恭儉温良慈讓
恭者莊敬也儉者節制也温者和厚也良
者易直也慈仁而有愛及人也讓者謙遜
也
文行忠信
論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人以學文修
行存中信也忠信爲人之本也
祖述堯舜
中庸遠宗堯舜之道
憲章文武
中庸近守文武之法
刪詩書
刪除削也定公元年季氏強僭其陽虎作
亂專政夫子退而削去詩中繁文異辭書
中三墳三典
定禮樂
家語夫子適問篇周禮於老聃訪樂於萇
弘然後定其禮樂
讚易道
讚周易而講明天道及說卦言繫辭等也
補春秋
韓宣子適魯見孔子曰易象與魯春秋蓋
周之舊典也何不修之因魯史策書成文　古
就加筆削所補之者人道恢王道備矣　華
作孝經
與曾子所言者是也
理歌器
家語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
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
之器也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
正滿則覆聖人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
側顧爲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果然中
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焉
有滿而不覆也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
道乎子路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
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受道於漁父
事如莊子漁父篇
問禮於老聃
註見前
正三綱
三綱者父子君臣夫婦也　華
明五紀
五紀者仁義禮智信
配天祀帝享祖尊親
事出孝經
僕妾竭其懽心

孝經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妻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

臣子盡其忠孝

論語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臣能致其身居家理治長幼順從

孝經居家理治治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身揭日月之明

揭負也言身負其道如日月之同明道歷乾坤之固

夫子道德歷代封謚如天地之永固此畧其實也

此乃畧少而言夫子之實跡也

然聖人之道

此下述顏子之言以贊夫子之道也

仰之彌高

論語顏子喟然嘆曰聖人之道仰之彌高不可及

鑽之彌堅

鑽彌堅不可入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在前在後恍惚不可以爲象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無盡無形無體而嘆之也

高堅者爲學難進之謂前後瞻之惚然者捉摸不着之義此形容夫子之道體而不可及也

居則善地心則善淵迎之無首隨之無後

老子云居善地心善淵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形容老氏道體玄妙而不可及也

生而無生滅而無滅

即釋氏不生不滅之道也

離相寂然絶諸戲論

總結上文意既入離相寂然之道乃絶盡世間之事故一切所作皆爲戲論之事此形容釋氏道體玄妙不可所及也

且誰能果知其昇降隱顯原始返終之道也

此總結三教之妙而謙辭云且今誰便善能果敢言盡知其高低明暗原其始生而盡其返終之道也哉

客稽首再拜曰非子之說吾不得聞聖人至道如此其大者也

頭至於地拜而少頃不起曰稽首也再拜而謝之言曰若不是妙明子之所說我不能聽三教聖人有此廣大之至道者也

西域師子註斯已畢復述一律以申愚意庶衆當時著折疑引明三教化愚痴深窮要妙弘先覺博覽玄微使後知道典宛然合道理儒書成以契儒規於中字字括經史肯騁胷襟反自欺

唐肅宗皇帝御製三教增詩二十一首

叙問第一

終南隱迹坐枯禪忽有人來啟問端往日爲儒談禮義今朝削髮講泥洹愚徒偏執分三教智哲開明理一般每向大雄峰頂望群山

落落共相攢

聖生第二

法身寥廓本無生爲度機緣降梵宮遊戲四門觀假相巢棲六載悟真空慈雲普覆三千界法雨周流萬國中直指含靈真面目愚朦

遮障不能通
問佛第三
聖人誕號豈能宣五帝三皇意亦然報化應
機同水月法身周遍等空天頭頭物物真如
性密密綿綿般若禪透過這步關捩子玄玄
誰道不玄玄
喻舉第四
紛紛含識患沉病大聖醫王妙藥多浩浩經
文盈海藏雄雄五偈滿娑婆二篇道德求仙
法五義言詞治世科堪嘆井蝸居淺水誰知
東海有倉波
宗師第五
世尊顯化在西乾後漢明皇教始傳梁武傾
心歸寶誌隋文致意敬曇延東坡尚乃忝佛
印韓愈猶然禮大顛謗釋愚徒學解淺不推
列子仲尼篇
通相第六
貌陋仁心古聖人混元造化定初分蛇身大
蜼開天祖牛首神農治世君舜目重瞳懷道
德堯眉八彩有功勳黙非常行狀非常德莫誘
如來金色身
論孝第七
出家行孝異尋常鬚髮蠲除未毀傷泰伯文
身稱至德荊軻殞命號忠良比干剖腹剜心
死芥子焚軀抱樹亡仁義蓋由方寸造形服
改變碍何妨
拒毀第八
沙門絕嗣越常倫化外風光別有因妻子牢
囚難出離利名羅網早抽身夷齊隱跡無三
友巢許韜光少六親大事小人難忖量任他
譏謗慢勞神
評議第九
野人冷眼笑王侯蜕棄形骸弁跣足神農露頂又髻拜衣冠弁不修太皞躲
形弁跣足神農露頂又髻拜衣冠弁不修太皞躲
尚堯帝尊賢敬許由若論納僧生計事青山
綠水自悠悠
褒問第十
不信佛經論鬼神儒宗教典有明文滿天雨
雪誰人降震地雷聲耳自聞易贊鬼車周易
語明言神降孔丘文細分九品麤三類善世
叮嚀說與君
解域十一
人才治世出中原未必中原箇箇賢桀紂堯
殘無禮義厥秦暴雪有寬德堯王西長仁慈
舜帝東生道德全物外風光知者少如來
弘化在西乾
釋謗十二
納僧煉性慕林泉只爲衣食入市鄽誤犯尸
羅因養道虧學商賈且隨緣嚴陵垂釣沙雁
上呂望直鈎渭水邊君子小人分兩路任他
愚鹵與高賢
辨施十三
謗僧驕態慶華堂佛法威光大闡揚聖像莊
嚴金晃曜殿宇彩畫玉輝光修行納子禪心
淨辨道緇流戒定香難比幽王寵褒姒不同
秦始建阿房
殊見十四
虛空法界總包羅水鳥山花漏泄何智者了
然心澹落愚徒迷昧意蹉跎悠悠琴韻知音
少壎壎巴歌和衆多奉勸世間邪見子收心

早早念彌陀
隨宜十五
薄福衆生別有由慳貪嫉妒苦追求三網五
常猶難信十善八齋未冥修犬羊麟麝甘羹
糞牛聽琴韻冷秋秋輪回六道何時了苦海
華
誰人下釣鈎
優劣十六
時人不解養丹田佛法誰能敢授傳八解六
通心地印三身四智體中圓吞霞服氣長生
法蹉鳳乘鸞自在仙若也蘊空云是道周公
孔子豈昇天
先知十七
西天佛祖現威靈東土先知有幾人三教聖
人無彼此一生愚儒盡貪嗔多劉向高名
遠孔子森由見趣真山水悠悠十萬里分明
指出法王身
尊釋十八
化遊天竺聖中王老氏宗師號古皇一瓣栴
檀熏法界幾枝優鉢散花香西昇經內分明
載鞏賢篇中又闡揚道德廣開矇昧眼休爭
人我惱心腸
言符十九
釋道儒流一化風休分南北與西東五常五
戒何曾異三果三歸本自同老子掌中明至
理達麽面壁顯真空時人不解源流意是是
華
非非甚日窮
會名二十
東土西天長聖人喚分三足定乾坤頗費禮
義家家有孔孟文章世世存佛祖真經十二
部老子道德一雙門流通宇宙扶皇化海晏
河清日日新
總頌
歷代名儒誦佛章始知西域教非常摧邪顯
正張天覺捨僞從真白侍郎謗佛篇中無吕
杜傳燈録上有蘇黄聰明更有過先哲優劣
心中自揣量
折疑論詩終

折疑論卷第五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五九六頁上六行「爾雅郭璞曰」，徑無。又「亦曰大槩也」，徑無。

一　五九六頁上七行「客曰」，徑無。又第一五字「然」，徑無。

一　五九六頁上一一行至一二行「未敢……相同乎」，無。

一　五九六頁上一四行首字至一五行第六字「有……如」，徑無。

一　五九六頁上一五行至一六行「皆各隨其所適」。徑作「各隨所適從也」，徑無，下至七行同。

一　五九六頁上一八行至一九行「然立教……下文」，徑無。

一　五九六頁中六行第三、四字「之人」，徑無。

一　五九六頁中八行至九行「故不同也」，徑無。

一　五九六頁中一四行「由傳聖道」，

經無。

一　五九六頁中一五行「不言」，經無。

一　五九六頁中一七行「論語」，經無。

一　五九六頁下三行至四行「春秋……孔子曰」，經無。

一　五九六頁下七行至八行「金玉之類……不爲盜矣」，經無。

一　五九六頁下一〇行至一一行「沙彌……也」，經無。

一　五九六頁下一三行「汝你也你」，經無。

一　五九六頁下一六行至一七行「矜能也……爭能也」，經無。

一　五九六頁下一八行「自是不彰」，經作「自是者不彰」。

一　五九六頁下末行第一四字「已」，經無。

一　五九七頁上四行「佛經所言」，經作「如出一人之口所言也」，經作「如出一人之口」。

一　五九七頁上一三行「猶如」，經無。

一　五九七頁上一五行「者之情意」，經無。

一　五九七頁中一行「聽者」，經無。

一　五九七頁中一三行「此賞贊客甚大之所問辭也」，經作「此贊客之所問」。

一　五九七頁中一五行第二字「辭」，經無。

一　五九七頁上九行「如出於一人之口所言也」，經作「如出一人之口」。

一　五九七頁中一一行至一八行「焉又「高低」，經無。

一　五九七頁上一五行「者之情意」，經無。

一　五九七頁上末行「彼時無有可受聖道之大器人也」，經無。

一　五九七頁中二行「故孔老二聖既知無堪授道之人」，經無。

一　五九七頁下一行「聽者」，經無。

一　五九七頁下一三行「談經」，經無。

一　五九七頁下一六行「穆王事註見……聞說矣」，經無。

一　五九八頁上一行「指典」，經作「指點」。

一　五九八頁中一〇行「註具問佛篇……如來……迦葉」，經無。

一　五九八頁上五行「無名流」，經、清作「無明流」。

一　五九八頁上七行「三也」，經無。

一　五九八頁上一五行至一八行「故所問」。

一　五九七頁中一七行至一八行「焉……也歟」，經無。

一　五九七頁中末行「然此以用已之所知之事敢告於吾子也」，經無。

一　五九七頁下二行末字至三行首字「天也」，經無。

一　五九七頁下五行「是也」，經無。

一　五九七頁下九行第二字「其」，經無。

一　五九八頁上一七行至一八行「焉……也歟」，經無。

一　五九八頁中末行「然此以用已之所知之事敢告於吾子也」，經無。

一　五九八頁上五行「是也」，經無。

一　五九八頁上一〇行「再敢問聖人」，經無。

一　五九八頁上一二行「指典」，經作「指點」。

一　五九八頁中一行「註具問佛篇……如來……迦葉」，經無。

一　五九八頁中二行首字「故」，徑無。
一　五九八頁中四行第三字「其」，徑無。
一　五九八頁中五行「之妙也」，徑無。
一　五九八頁中七行「是也」，徑無，一〇行末二字同。
一　五九八頁中九行至一〇行「若言……軒轅」，徑無。
一　五九八頁中一二行「謂佛祖及其一切衆生」，徑作「佛祖及一切衆生」。又「陰身於」，徑無。
一　五九八頁中一八行首字「按」，徑無。
一　五九八頁下三行「之八維方所」，徑無。
一　五九八頁下八行「大權修利菩薩經中所明此事」，徑無。
一　五九八頁下一一行至一二行「興正録……子時」，徑無。
一　五九八頁下一六行末字至一七行首字「百陽」，徑作「伯陽」。
一　五九八頁下一八行第九字「謚」，徑作「折」。
一　五九八頁下一〇行「而言也共與道則足」，徑無。
一　五九九頁上八行「是也」，徑無。
一　五九九頁上九行至一三行「老子列傳……是也」，徑無。
一　五九九頁下末行至次頁上一行「如來不信者請看藏經函」，徑無。
一　六〇〇頁上四行第一五字「令」，徑無。又第八字「而」，徑無，八行第七字同。
一　六〇〇頁上一七行第一〇字「塭」，徑、清作「温」。又「有四十二表」，徑無。
一　六〇〇頁上末行「下没切」，徑無。
一　六〇〇頁中三行「在適以周道」，徑作「適周道」。
一　六〇〇頁中四行至五行「周道……復振」，徑無。
一　六〇〇頁中七行「既道衰微諸侯替位故」，徑無。
一　五九九頁下七行「乘鸞風而跨鶴者」，徑作「乘鸞跨鶴」。
一　五九九頁下七行至八行「其本體而不滅者」，徑作「其本體不滅」。
一　五九九頁下一〇行「而言也共與也」，徑無。
一　五九九頁下一三行「與其天地同遐久而永遠也」，徑無。
一　五九九頁下一八行第九字「謚」，徑作「伯陽」。
一　五九九頁下一七行第一四字「哲」，徑作「乘鸞跨鶴」。
一　五九八頁下一一行「是也」，徑無，一二行第一六行末字至一七行首字「故」，徑無。
一　五九八頁中二行「謂佛祖及其一切衆生」，徑作「佛祖及一切衆生」。
一　五九八頁中一八行第一三字「其」，徑無。
一　五九八頁中一五行末字「能」，徑無。
一　五九八頁中九行至一〇行「若言……軒轅」，徑無。
一　五九八頁中五行「之妙也」，徑無。
一　五九八頁中七行「是也」，徑無，一〇行末二字同。
一　五九八頁中四行第三字「其」，徑無。

一六〇〇頁中一〇行「道德賢於堯舜」，經無。

一六〇〇頁中一三行「莊子」，經無。

一六〇〇頁中一三行至一四行「宋人伐樹以伐之」，經作「宋人伐樹」。

一六〇〇頁中一六行第六字「其」，經無。

一六〇〇頁下五行「莊子」，經無。又「周之」，經、清作「圍之」。

一六〇〇頁下一〇行首字「之」，經、清作「圍之」。

一六〇〇頁下一三行「註見前」，經無，末字同。

一六〇〇頁下一八行首字「圍」，經作「困」。

一六〇一頁上一行「註見在前」，經無。

一六〇一頁中一二行第一二字「言」，經作「文言」。

一六〇一頁中末行「家語」，經無。

一六〇一頁下七行「子路」，經、清作「子曰」。

一六〇一頁下一三行「註見前」，經無。

一六〇二頁上六行第六字「治」，經、清作「故」。

一六〇二頁上一五行「此下述顏子之言以贊夫子之道也」，經無。

一六〇二頁中四行至六行「高堅者……不可及也」，經無。

一六〇二頁中八行至九行「老子云……此形容」，經無。

一六〇二頁中一一行「中庸」，經無，三行同。

一六〇二頁中一七行「三典」，清作「五典」。

一六〇二頁中一九行「家語夫子適問」，經作「夫子適問」；清作「家語夫子適周」，經無。

一六〇二頁下一八行末二字至一九行首二字「即」，經無。

一六〇二頁中一四行至一五行「總結……戲論之事」，經無。

一六〇二頁中一六行第一一字「所」，經無。

一六〇二頁中一八行末二字至一九行首二字「便善能果」，經無。

一六〇二頁下二行後，經有「折疑論卷第五終」一行。

一六〇二頁下三行首字「頭」至卷末「折疑論詩終」，經無。